書啓
獻議

尤庵集 九

共六十

尤菴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書啓

假注書李弘廸傳諭後書達 甲寅八月

臣非但病徙垂死亦有所不忍承 令者臣負犯至重待罪于近圻者將三一月矣今玆 仙寢未冷何忍遽以無罪自處而出入於 宸極之下乎以此不敢冒赴只自隕慟而已

假注書李綸傳諭後書達 甲寅八月

臣聞 訃差遞成服日數未滿故祗待明日兼且不忍遽同諸臣入參哭班之意已達於再昨承 諭之時矣玆者再勤 下令隕越罔措

假注書李綸再來傳諭後書啓 甲寅八月

臣疾勢漸劇亟欲歸死於所卜葬地已到江外今玆
史官追傳留在之 諭不勝隕越皇縮之至且臣因
仍待罪之意不敢更爲陳瀆而今又益增其遑慢之
誅只有飲泣嗚咽而已

史官傳諭後書啓 甲寅八月

臣伏蒙 聖上殊異之 恩再遣近侍促臣入來感
激流滌不知所以爲喻也嗚呼臣老病不死復見
天地之崩坼心腸摧裂奔遑切迫到此 京輦之下
失豈但欲一番望哭於 闕門之外而已哉又豈不
欲隨參諸臣朝夕之班仰承 嚴廬起居之候哉第

以　先朝論禮之事諸臣或被譴或待罪而臣亦在其中何敢自比於常人承　諭冒入城裏乎不但臣所帶職名不敢冒死前進而已也伏乞　聖慈亟鐫臣職名俾臣少安微分則臣之所望只是退歸之後幸得不死而　因山之時又復進來以伸臣窮天罔極區區私義而已臣之初意少留城外謹俟公除之後陳情畢義以爲乞歸之計矣不意　聖上不諒臣之情勢誤加　恩數稠疊如此當此　新服萬物咸覩之日緣臣無狀以致大駭聽聆臣罪於是尤大矣今臣蹤跡益甚狼狽逃遁之外更無他計惶恐踧踖祗待鈇鉞之誅

假注書金涑傳諭後書啓 甲寅九月

猥承史官相繼傳 諭惶恐震越措身無地才已上章陳情必蒙 聖明鑑照祇俟 矜察處分

假注書李聃命傳諭後書啓 甲寅九月

臣前後被 旨至於七度今又特下 勤諭臣於此益增皇惑罔知所出臣纔上疏章略陳危悃之一二茲復席藁祇俟 指揮

待教睦昌明傳諭後書啓 甲寅九月

今茲疏 批又諭以安心上來賤臣皇感益倍於前矣第臣疾病方苦少俟差歇進詣城外更陳危悃

史官傳諭後書啓 甲寅十月

嶺人極言臣罪而又以翺翔近畿爲一大何之目故臣不敢少淹旋卽退歸席藁私次祗俟　嚴命之至矣今者　聖慈姑置不問而有玆　恩諭此豈臣夢寐之所及哉臣負犯深重疾病危苦旣無冒承之勢而又惟　誌文之製嶺人明有所尉薦今日眞得其人矣尤何敢代斲哉臣旣當萬死而復此遲慢只望　朝廷亟施刑章而已

假注書沈思泓傳諭後書啓　庚申十月

臣夙夜祗懍之中伏承　恩諭感激隕越罔知所措臣雖有十分不敢安之情勢亦有所不敢計者謹當　履發冒詣　闕外略陳危衷

都承旨洪萬容傳諭後書啓 庚申十月

小臣非不知 聖意隆厚而使臣下各伸情理者是法典所載故臣旣陳於 榻前復以例單申乞矣今此 下諭出於 手札丁寧懇惻迫出今古而又令都承旨諭以姑退葬期臣心之皇隕震越爲如何哉古所謂感泣無窮者猶爲歇後語也臣不敢徑情直行謹當少淹更陳悃愊

待教申昰傳諭後書啓 庚申十月

臣迫於情勢冒昧陳劄徑出待 命矣伏蒙近侍傳諭 聖批臣之惶隕益不自勝臣非敢有遐心只以偃然在京爲有所不敢而已豈敢有他意哉臣謹當

低徊近圻以俟　內殿快復之日若其永歸鄉里義之所不敢出也

承旨鄭載禧傳諭後書啓　庚申十月

當此　國母未豫之日臣之不敢告退已悉於史官書　啓之中矣今者復　遣承宣諭以萬萬不敢當之語又若以臣爲浩然長往者然臣惶愧震越之餘自悼存心處身從前無狀不見信於　君父至此也臣既出江外而略有私事係是法典所載故曾已猥陳於　榻前矣此事了當則卽當發行密邇　京輦更陳危悃之懇

仁敬王后昇遐時以　大王大妃服制禮官問

議時書啓 庚申十月

臣纔以議禮重被國人詬謫今日雖蒙 聖上滌瑕之恩而危怖之心愈往愈甚今何敢與論於莫重典禮乎 詢問之下不敢獻議罙增惶恐

禮官再來問議後書啓 庚申十月

臣於今月二十七日忽聞 內殿患候不順亦聞 聖候未寧蒼黃北歸行至廿許里道承 內殿幽音冒夜驅馳疾病頓劇方此委頓悶只 關門亦未詰哭班適以此時 國有疑禮伏蒙再 下詢問之命惶恐震越極知不敢終默而只以賤疾如許情禮悅惚如在煙霧中凡千酬酢亦皆廢閣寧有心神可及

於議禮乎臣再違嚴命恭俟死罪

承旨朴純問議時書啓庚申十月

臣之不敢與議於典禮此數日前屢已冒死哀籲微誠猶未上格復遣喉司之臣有此下詢臣之震灼皇隕何可勝喻今此禮議已涉聚訟而其中其姑在一款尤有所不敢輕議者所謂其姑卽指我王大妃殿下而言也方今臣民方祝億萬歲無疆之慶而罪戾如臣敢與在不在之論萬一異日有以此論臣之罪者則臣無辭以自解矣語云傷弓之鳥驚曲木臣之蹤跡大異於諸臣矣伏乞聖慈諒臣危衷更無以此等事猥以下及則臣猶敢踰高蹐厚低徊

輦轂之下矣不然則臣不得已冒犯萬死出於逃遁之計以嬰不測之誅矣臣情慮勢竭敢此煩控更乞
聖慈俯施體下之大恩焉

假注書尹之翊傳諭後書啓 庚申十一月

臣前蒙 批諭惶隕罔措只緣賤疾支離訖未趨赴茲又以 大行聖妃文字之役史官遠來宣 旨教命荐疊尤極震越臣之所患視前稍減謹當進詣都監祗承厥事

都承旨洪萬容傳諭後書啓 庚申十一月

臣始以文字小技受 命而都監入刻之期正急故不敢不忍死上來而只緣墮傷疼痛處似歇還緊蓋

緣道途觸風而然也以故更陳實狀冀蒙 諒察矣
今者所下 批旨丁寧反復至遣都承旨傳 諭臣
之隕穫一倍罔措也若於文字了當之間疾勢稍間
則謹當冒進 闕下更竭情勢而惟是遲緩遷就益
增不恭之罪不勝惶恐之至

承旨尹趾善傳諭後書啓 庚申十二月

臣才上劄本猥陳情事蓋欲略出近圻以伸私情而
已非敢有遐心也茲承近侍來傳 聖諭惶恐震慄
無地自容臣之私事曲折誠如劄辭所陳仰恃 聖
慈體下之仁終欲忍死出徃想蒙 俯賜矜諒也臣
敢冒萬死復此陳達深增危怖

承旨尹趾善再來傳諭後書啓

一日之內　溫諭屢降已極惶隕即者承宣復傳
聖旨一札十行勤勤懇懇反復開牖臣雖甚愚頑寧
不感動奉讀未半涕淚交零不能自已也臣之所懇
元非敢遂違京　輦只欲略伸私情而已不料辭不
明白致勤　聖教至於如此惶怖悶蹙益不知所對
也中心所蘊無路聲竭謹當冒死陳控以俟　矜察

都承旨洪萬容傳諭後書啓　庚申十二月

臣之略出之由已悉於前後劄本矣不料茲者又遣
都承旨追及路上傳諭　聖旨而辭意懇惻比前加
隆至有添病之教臣心崩隕求死不得臣不敢遂向

前途祗伏路傍以爲恭承　恩旨之計矣第臣疾勢少動輒加不得與承旨偕進當俟少間復近城闕以請今日逃遁之罪

假注書鄭搉傳諭後書啓　庚申十二月

臣病勢支離未即承　命前進蟄伏路傍虛叨厚廩深恐添一罪戾厚招物議敢將危懇冒昧請辭皇恐踧踖方俟僭越之誅矣不料　聖慈不惟不加之罪反賜溫諭臣震越悶慮不知所以爲對也臣之疾勢倘或少間謹當匍匐趨　朝以暴微悃

承旨宋昌傳諭後書啓　辛酉二月

臣於前冬最初　賜對之時首以引年退歸之意冒

達　天聰仰惟　聖明或能記憶矣今日之去實臣素所蓄積也然何敢不以告於　殿下而無端夬歸哉臣退自郊班即具短劄以陳情懇意以爲倘得登徹必賜諒察矣不料喉司之臣徑先告達至令近侍傳諭　聖旨十行綸音丁寧懇到臣惶恐隕越措躬無地臣伏讀　聖教以三事提誨目今天怒於上人怨於下　聖教所謂邦本隍扤危疑多端云者誠是實語也然而竊觀　聖明一以輕徭保民爲心如此不已則民怨息矣民怨既息則天怒自弭矣臣只望　殿下之終始惟一焉　聖教所謂積弊通變云者如使臣言可用則臣雖不在二三大臣必能商度

潤色以底於無弊可革矣如不可用則臣雖守而告之十年終有何益哉　聖教所謂心經一部每欲講劘云者臣伏覩　聖學高明無待於筵臣之討論矣　殿下之所得皆是精義奧旨而臣之所陳不過章句訓詁之末而已臣每恐臣之胡辭亂說徒以煩聒　聖聰　殿下若於臨筵之際絶去人莫己若之心而從容咨問則聰明日開而聖學日新矣然則臣之去就不足爲有無眞所謂江湖一鳧鴈不足爲多少者也且伏聞朱子嘗有言曰一夫之進退關時運之盛衰今　殿下許臣之退而俾臣不失其所守則安知風俗之美反有優於留臣之去哉宋之名臣有老而

不去者有人以詩譏之曰老鳳池邊蹲不去烏臺上噤無聲臣每誦此句以爲此正臣之謂也臣之劄本終蒙　睿覽則以　殿下之英明仁聖必許其浩然而歸矣惟是纔陪　素仗之故不敢拜辭於　天陛從今填壑則　天顏永隔矣徒切悲隕涕戀之至

假注書柳龜徵傳諭後書啓

纔承　別諭繼有劄　批愚臣去就何等微細而致勤　聖教至於如此哉臣誠惶隕寧欲無吮也臣之情悃悉已付諸承宣以冀其　登徹矣噫鍾鳴漏盡夜行不息是豈　聖明之所以期於臣下者哉　列聖以來固有年至而不去者矣然此則皆是宿德元

老係　國家安危者矣如今螻蟻之賤何足以擬議於此哉且天下道理固有盡者亦有未盡者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準也夫繼往聖開來學宜莫如朱子而朱子之謹嚴於引年者誠有如前劄所陳者矣此外臣別有所切迫私情不幸臣喪禍連仍今有子孫當葬者已卜日月將於開月之初而了當非臣身自經營則無以成揔昔朱子以其叔母亡而無得力子弟故請辭召命蓋宋朝以仁厚立國而盡體下之道故臣下亦得以輸其情矣又朱子於其配之亡也以家中碎小無人收拾願辭其官況臣家失母穉兒滿室呱泣而無他婦女

看當臣思想傷惻心爽飛越柳而不去必發狂疾矣禮義私情兩不可少淹故臣擬於二十二日復土之時歷入所經官府望哭伸情然後轉至葬所掩埋死者而仍撫遺孩看護保育若是則始終本末皆殿下賜也凡此細瑣仰恃慈覆冒陳無餘臣罪萬死伏乞哀憐財赦焉

記注官曹夏卿傳諭後書啓 辛酉二月

一夜晝間三承 聖旨揆分惶隕更無所達承旨史官之歸已悉微衷倘垂矜察庶蒙財處臣不勝屏營祈懇之至

承旨宋昌再來傳諭後書啓 辛酉二月

臣之去就輕似蟻行蹤跡不安則退　恩召下臨則進本無定體惟　命之從自去冬以至于今凡幾去而幾就耶此則　聖明之所已俯燭也今日則不然既引禮經告老則有截然難犯者臣雖欲感激　恩命冒昧趨進其如禮經何哉古者有年未滿而致仕而或有以君命復仕者程子是也若其年至而告老則不改野服終以至於沒世者朱子是也今臣犬馬之齒雖不足計數而已踰五年之多則其亦已晚矣古之聖治以萬物各得其所爲至故慰撫耆艾使不以筋力爲禮其父母之喪不使之致毀而只惟衰麻在身而已則聖王所以愍慮老物之義可謂至矣父

母之喪猶且如此則其餘可知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又曰君使臣以禮傳曰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之於治道其所關如此矣今　殿下以禮退臣則臣安意浩然歸死溝壑無有遺憾如復催　召不置則雖歸鄉里而皇恐怖悸生爲負罪之身死作孤　恩之鬼矣此豈　殿下使萬物各得其所之盛德哉君上之勢雖尊如昊蒼威甚雷霆而必爲禮屈者誠以禮者天理之儀範故也伏乞　聖明益明禮教特許臣歸不勝幸甚臣竊伏近圻祗俟　睿財焉

假注書柳龜徵再來傳諭後書啓　辛酉二月

臣於早朝更竭微情以付承宣之行矣玆復承史官

傳諭　聖旨矜恤愍念之意不翅如慈父之憐疾子臣感泣悚惕悅惚難狀臣又伏聞章甫儒生陳疏請留臣尤不勝驚慶也　聖明之留臣粤已極矣有何所未盡而復爲之强請耶臣未見原疏雖未知措語之如何而第以煩瀆　聖聽爲惶恐也又聞其疏枚舉朴泰遜鄭載嵩事臣之不安於是爲甚臣與泰遜論人略有異同有何所嫌臣已與泰遜從容說破如是而復介於懷則正所謂當面輸心背面猜者臣雖無狀決不至此也至於鄭載嵩事又有不然者載嵩既以子證父何忍以載嵩爲不然耶臣之引以自罪久矣如是者只求義之所安而已義安則心安矣臣

復何苦而有所不安耶若彼二臣者因此而不安其心則非小事也微臣之故寧復有此臣之無益而有害如此無復顏面可以對人也惟是引年之後不可復入之義前後冒陳已極縷悉不敢更瀆只乞　聖明以禮許臣之歸而臣亦以禮歸死則真所謂死之日猶生之年者也臣不勝冒昧祈祝之至

刑曹判書李翻傳諭後書啓　辛酉二月

臣離違　京輦只七箇日而史官承旨來傳　聖旨至於五次臣之惶隕罔措曷有極哉臣之前後仰對者已竭衷曲自謂必蒙　仁天之照鑑矣今又別遣重臣復　賜綸札其所以開牖迷滯者有加於前臣

於此益不知所出也臣苟有一毫越禮冒進之義則初何敢徑渡漢水而又何待屢勤　聖教乎只以大閑難踰大防難犯而違　命之罪見治於有司之法侵禮之罪罔逃於聖人之訓其輕重趨捨之間自謂處之不甚悖謬矣其決之也雖遽而思之也甚熟不如是則何苦而甘自棄於明時徒爲孤　恩陷誅之身哉凡人行止如非甚不得已則雖里巷長老挽而止之而勉循其意者有之矣況於　君父之尊誠意懇惻出尋常萬萬哉此實　聖明少垂舒究處也至於　聖教所謂戀戀不能遽離遲遲作行云云此實　聖明先覆臣心處也臣於今日雖有所嚴畏而不敢

留然何敢頃刻而忘　象魏哉同恩出入之時仰瞻
寶扆日月清明俯聽　綸音金玉鏗鏘目進齟齬之
談則　天顏溫粹酬酢如響如無大閑大防之拘則
遭此千一之會豈欲自廢於溝壑哉粤自渡江以來
同望終南不忍其漸遠夜亦耿耿不寐或至於明發
臣之情事其亦感矣且今國事艱虞危如綴旒此豈
老臣無端去國之時哉臣與衡　命重臣言及嗚咽
不能成聲鬼神在傍可質此心矣至於　聖教以心
經爲言則臣尤有所難進者矣此書所言多在於謹
禮今臣自不謹禮而以是進講則不幾於侮聖言而
欺　君父哉且以臣之不忍遠去之故而　恩命之

降愈往愈數使臣之勤瘁厨館之凋弊有不可言而臣之罪戾愈至於難赦伏乞　聖慈哀而憐之臣謹當更進一疏聲竭腎腸以俟進退之　命

假注書李衡祥傳諭後書啓　辛酉三月

賤臣前日之疏本不足叨承　聖批玆者　聖明不以徑退爲罪遽遣史官反賜　溫諭臣感激徊徨繼以涕泣也盖臣之乞身旣據禮經而　聖明俯諒微情更不何督人之聽之者莫不欽仰　聖德以爲　聖上之待臣下以禮也如此臣下孰敢不以禮事上哉然後臣知　聖明之所以處臣反有賢於使臣冒昧因循無益於世而有媿於心也然臣豈敢以近遠

而葵藿之誠有所深淺哉臣道途留滯或至阡陌與田夫野老邂逅輒頌　慈聖暨　聖主軫恤之德意聽者無不歡欣鼓舞或至流涕噫　恩愛之感人之易如此則其不可以禽獸待之也審矣惟是蠲除一事先聲有浮其實人良日望　德音之續下而軍卒尤甚焉未知　朝家將何以副之也是甚可念也臣又竊伏念古之尊師之義達於上下故宋臣劉彝告於仁宗皇帝曰臣少師安定先生宋朝之美風天下至今誦之而臣於前後章疏不敢如是蓋出於尊嚴君父之義而其見非於宋朝則大矣茲者　聖批中有稱栗谷云云昔孟子有言曰尊德樂道不如是不

足與有爲今　殿下尊德樂道之義出尋常萬萬不以崇高自居而有天道下濟之　盛德巖穴之士孰不欽仰慕用願得沐浴於　盛化中哉臣益願須臾無死得見　聖德大成聖化大行也臣鞍馬之餘疾病危劇所欲進盡于　聖聰者不能十一伏地隕越只有頌祝之寸心而已

記汪官尹恢傳諭後書啓　辛酉三月

臣纔於史官之歸付上所懷冀蒙　登徹矣旋又叨被　別諭之下臣之惶隕竭慮曷有其極臣道途之餘疾病大作奄奄若垂盡之狀雖欲更竭微悃瀆煩聖聰精力有所不逮則末由也已賴天之靈倘或少

延則謹當復進一疏以祈　聖慈之矜察焉萬一因而就木則從此永辭　盛世矣人生到此尚復何喻伏地嗚咽不知所云

假注書申命元傳諭後書啓　辛酉四月

臣不得奉承　聖旨猥陳祈免之章以臣微賤屢瀆天聽是豈分義之所敢出哉祇伏私次恭俟罪罰之加矣不料玆者遽遣近侍　賜以溫批反復開諭　聖意藹然臣奉讀惶感如伏尺地親聽　玉音誠不覺　宸嚴之遠隔也至於登途之　教臣於前後已竭微悃更無餘蘊不敢復爲蔓辭以煩　睿聽只望　聖學日進聖德日起以救塗炭之民生以祈皇天之

永命則臣雖朝暮就木與有榮矣臣又竊伏聞 冕迎有期此又造端基福之秋也所謂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者及所謂正心誠意之效薰陶透徹者益可驗於此矣 殿下於此深留睿意則 宗社幸甚臣臣幸甚犬馬微誠不勝區區祈懇之至

記注官曹廷善傳諭後書啓 辛酉五月

伏承史官所傳本月初一日 有旨以旱乾地震 聖心惕然警動特使小臣進言冀或有萬一之補盖昔宋朝諸賢既退之後以聲息不到朝廷爲義然小臣則何敢如是雖不 命猶承況今 聖教若是之懇惻耶第伏念小臣素無知識徒習章句之末頃者

應　命留邸殆兩月矣所進言語非不多矣而皆不合時宜雖蒙　聖上猥賜採納而出而聞之則論議喧譁機宜觝牾既退之後尚有餘言臣之空疎愚暗於此可知矣今臣雖欲更竭腎腸以瀆　天聽不過如前所陳者而已而歸於一張休紙矣且臣衰病轉劇比又患風寒之證委頓絶粒已數日矣尋常酬酢猶且廢閣雖欲復進已試不驗之說而不可得也然臣之耿耿於心者則雖九死而不昧矣惟望　聖明益懋聖學益誠小畏以爲祈天永命之本焉然此二者如或不以誠實則　聖學不進而畏不蒙休矣天之祝喪　邦命亦不旋日矣臣之既退而更言實非

宋朝諸賢規度而猶不忍全孤　聖旨斯言一出人必以瀆告陳談爲罪然臣回視其中他無所有人之是非有不敢顧者矣瞻望　宸居但切憂歎而已

史官傳諭後書啓　辛酉

病伏垂死之中伏承史官傳諭　聖旨遇災致警之意求助如渴之誠溢於辭表苟使臣疾病或可自勉才分或可少裨則其敢不趨走奉　命以承休德哉顧臣於三夏傷於暑濕絶食恃粥朝夕待盡此則史官之所親見非可誣也病勢至此才分之有無有不可論矣噫以如此艱虞之日被如此懃懇之　命而無計起發進陳情勢不惟惶恐欲死亦切自悲而竊

歎也臣若萬有一幸而殘喘少延則竊擬冒進封事以聲孤衷而亦有不可幾者瞻望　宸嚴但自飲泣而已抑臣於此別有所隕越者狗馬賤疾本不足以仰勤　聖慮而從前言病輒有遣醫之　命實是踰分趣命之道況今死病實無良醫雖有俞扁斷無所益伏乞　聖明並諒事情以安賤分而亦無使殘氓疲於厨傳不勝幸甚

記注官張世良傳諭後書啓　辛酉六月

臣猥以辭受私義煩瀆　天聽罪實難貫恭俟誅殛　聖度包容不惟不加之罪又遣史官復賜　溫批臣是何人致勤　聖意至於如此兢皇震灼罔知措躬

之地也雖於賤微之分終有所不敢安者而若復冒死請辭復煩 聖教如是則臣罪益重矣謹當恭承教命含恩以死矣臣伏讀 聖批誠心懃懇可泣鬼神臣獨何心敢愛其生以孤 聖旨哉惟是衰病殘喘朝夕待盡雖欲忍死就道其路無由瞻望 宸嚴只自摧咽而已

禮曹正郎金涑傳諭後書啓 辛酉八月

臣垂死中伏承禮曹正郎金涑所傳 聖教則以爲心經釋疑今將刊出而非但有疎略之處或不無訛舛之字俾臣一一考證刪補以成一部之書臣聞命惶惑措躬無地臣本孤陋寡聞加以病昏雖尋常

文字不能入思商量況乎此書是先正臣李滉註解性理之書者臣何敢窺闖其藩籬哉第念此書初無印本只出於傳書傳書之際果不無所訛以訛傳訛輾轉謬誤以害其本旨者或有之故先師臣文元公金長生嘗略以所見有所論說此則臣不敢不録其所聞以備筵臣之財正矣唯是臣神思荒落未易録出竊恐留時引日以妨刊役不勝惶恐俟罪之至

史官傳諭後書啓 辛酉八月

臣固知此稍廩出於 憲養之至意而歸休鄉土之後則祗受無說故冒死控辭盖自二月至于六月呈狀于所在地官又露疏章煩瀆 聰明以至于六月

則辭窮意盡終於承領今又勞攘數月道臣遞諭
聖旨則又不免復入文字而方俟僭汰之罪矣不料
復遣近侍　開諭丁寧臣若感激潟私泯嘿而已則
是從前請辭都歸假飾矯誣不出於誠心矣人臣事
君之道何忍如是然而復欲控辭則瀆擾之罪又加
一層臣之情事實爲悶迫矣伏念臣方值秋成粗有
庚癸之資姑以米豆等物藏置縣官徐待窘乏之時
卒承　恩賜矣如是則臣免不恭之罪而　聖澤不
至終闕矣至於登途之諭則尤不勝惶隕也臣之筋
力萬一有自力之勢則何敢一向踰伏以負勤懇之
聖心哉微誠未孚屢勤　聖教徒有震灼愧死之心

而已

史官尹之翊傳諭後書啓 辛酉九月

小臣承 命校進心經釋疑時有可疑處則不免妄以舊聞有所修刪其犯不韙之罪大矣方俟大何之至食息不敢安矣乃蒙 聖上恕其愚而略其僭復下奬許之音遂遣近侍傳諭叮嚀而未復有收召之命臣之惶恐隕越何可勝任臣之病狀屢陳於前今不敢復瀆 天聰而惟是違慢之罪日積月累臣不勝怔營死罪之至

假注書李顧命傳諭後書啓 辛酉九月

朝夕就木之臣孱喘綿綿僅存只以遠在鄉曲之故

未蒙　日月之照臨前後　聖教不翅丁寧今又耑遣近侍十行　綸音反覆懇惻至以　先聖妃祥日爲教噫我　先聖妃行高恩厚慈覆之德浹於中外宇內含生孰不追慕薦哀乎光陰若駟　祥日漸遠在臣之義豈敢偃息私次不赴臚列之後哉顧惟自臣言之則引年告老已非力疾追班以駭瞻視之日以　聖德言之則處物得宜使之各得其所以致蠻藏之安豈非兩得其道乎伏乞　聖慈垂仁諒啓焉抑臣有所悶縮情勢不得不畢露於　聖慈之下以解流閒之惑曩者論臣之罪者禮論之外復以遙執朝權爲大何之目追思至今渾身皆青歲初膺　命

竭其心思冀補萬一者亦出於秉彝不泯之一端而已實非有他意也及今退伏深山與世長辭則飾巾待盡萬念俱灰知舊相憐或以書辭寄聲撫存則亦不得已而以寂寥數字報謝而已不料曩日之餘習訖今未殄讒言交亂下流易歸名流去就或有指臣爲言者聖人有言四十而見惡焉則其終也已今臣則將兩四十而猶未免見惡之深則雖使在朝陳力亦當引身退去猶恐不亟況以此衰病垂死之身冒笑犯議而進則　聖明雖或矜恕而豈不仰累於清明之世乎以故謹此祗伏以俟孤　恩負德之罪而已

史官傳諭後書啓

臣連承　聖批辭旨愈隆草莽微蹤彌增皇惑又伏念臣實有大罪焉日者封疏之日病思昏迷不覺語犯　列聖御諱夫以臨文不諱之義武王於祭文王之詩雖有克昌之文至於後世而法義漸密則大與古不同者而乃不能覺察有司之臣雖論以大不敬臣何所逭其誅哉臣自有此犯夙夜憂皇祗俟大何之至而尚今寂寥尤切兢皇罔知所措

史官傳諭後書啓

臣之賤陋猥蒙洪私無以自露微忱敢以淺拙俚語仰煩　聖聰蓋惟朱子事君雖被責落職無不上表

陳謝矧蟣蝨之微臣荷　天地之大恩其敢昧然浪
黙有若分所當得哉然而干冒　宸嚴罪合萬死祗
伏私次恭俟　嚴命矣不料　聖慈過賜宥赦仍下
寵札臣感激悸怖措躬無地至於　收召之諭則以
臣筋力久難勉强況此死病纏身朝夕就木一番輕
動已是妄作今復再試以速摧殘則豈不駭人瞻聆
哉以是永負　隆旨死難瞑目

假注書申啓華傳諭後書啓　辛酉十月

臣於前後史官之歸罄竭微衷冀蒙　睿察矣旋承
聖教懇惻有加夫去就動靜有關興替之人猶不敢
承當況此賤臣曾是江湖之一鳧鴈留不足爲多去

不足爲少者乎鞭雖長而不及馬腹古之義也以
殿下之明睿而不慮四方之竊議後世之煩言臣之
上累　聖德之罪固不足言而竊爲　聖明不勝憂
慮也前日　聖教至擧前　聖妃祥日爲言苟或少
知君臣之義者其敢以此時堅臥於家哉竊聞鄉里
諸臣皆將畢會　魂宮以伸哀慕之情云臣亦不至
於全無彝彝之心者豈欲獨後於餘人哉兼欲一進
文石之陛復望　清光因而永辭天日歸死溝壑則
犬馬志願千萬滿足可得以瞑目入地而臣之癰疾
萬無起發之望萬一賴天之靈有一毫自力之勢則
或可匍匐就道以死爲期而亦不敢爲自必之辭以

欵　聖明只乞　聖明哀憐垂恕而已

假注書趙錫周傳諭後書啓　壬戌三月

臣伏承史官傳諭　聖批矜念愍惻之意謁然於十行之間臣奉讀嗚咽涕淚無從也臣非不知自愛其身而奈此衰老已極大限已盡何更覬　威顏永無其日瞻天望　聖只有悲呼恐號而已

承旨尹敬教傳諭後書啓　壬戌八月

臣於去冬幾死道路駄疾來歸之後　聖上醫藥之恩不翅便蕃而顧臣犬馬之齒已迫八衰治療愈勤衰邁愈甚喘息雖存言動已廢只一未冷之屍也不料玆者承宣遠臨傳諭　聖旨十行綸音可泣鬼神

臣是何人敢膺茲　旨亦以何心不思糜粉圖報乎惟是微臣素乏禦線之用徒誤　列聖之恩每一追思魂骨俱驚雖使臣年丁少壯惟當甘伏丘壑思湔盜虛名欺　聖朝之罪矣況此軀命垂盡筋骸都消雖庭宇咫尺之間猶且匍匐顚頓不成步履其何望黽勉自力於道途乎且臣伏讀　聖諭有若以臣爲萬一有補於時事者然臣常謂　日月之明無微不燭矣今乃知大不然矣臣之蒐惶愧悔何可涯涘矧茲若免之　教益令臣求死不得也臣若一毫有此心則庚申承　命豈敢冒罪履發去歲　內祥又豈敢忍死就道哉雖是潔身亂倫之徒如聞此　教則

亦且隕越罔措矣至於天怒人怨官怠國脆危亡之勢十已八九一念至此心膽若墜又思　聖上憂勤惕厲不遑暇食之意則未嘗不中夜起坐涕淚縱橫也寸忱如丹死期已迫九地之下目將難瞑矣

承旨尹敬教再來傳諭後書啓　壬戌八月

前日承旨之歸冒附數語以　啓者誠出於肝膈謂　天日之垂照矣不料微誠未獲上孚承旨跋來復宣　聖諭其所以　提誘牖迷之意視前有加臣不勝皇隕罔知措身之地臣見方委席待盡萬一賴天之靈得以少延則謹當以一疏備陳衷曲以冀矜察而終若不能焉則只將永辭明時飲恨泉裏而

已

承旨尹敬教三來傳諭後書啓 壬戌八月

前後 恩命至於此極顧臣何人可以堪膺乎只緣衰極病徙洊勤 聖旨至再至三臣之罪戾萬殞難贖臣方委枕席危喘如線萬一旬月之內幸有苟延之勢則謹當忍死就道雖死於道路而不敢自惜矣威命之下跼蹐震慄語不成倫罙增死罪

注書尹之翊傳諭後書啓 壬戌九月

臣自力就道氣益危綴憊臥路傍以俟暫蘇第以違命之日漸多畏罪之心益深敢冒萬死陳疏待 命矣不料玆者 恩旨復至臣之隕越於是尤甚伏想

疏本已達臣不敢更煩　天聽以重罪戾
假汪書俞命雄傳諭後書啓　壬戌十月
臣之無狀屢辱　恩命至於此極臣何敢惜此殘命
更爲遲留第惟得達與否則臣亦不敢期也
承旨趙持謙傳諭後書啓　壬戌十月
臣疾病支離行且信宿今日始到郊外漸頓滋甚未
即自力更欲調治數日進詣　闕外以請遞慢之罪
矣不料近侍又至宣諭　聖旨臣益增惶隕罔知所
措臣姑觀疾勢如可起動則即當承　命
承旨傳諭後書啓　壬戌十月
臣之無狀乍入脩門致有朝論之乖皇隕驚悚未及

堅辭蒼黃徑出揆諸朝儀乖剌甚矣祇伏郊外席藁
待罪矣不料　聖慈尚遣近侍傳諭　聖旨絲綸謁
然可泣鬼神臣非不欲改轍還入蹙竭危衷而第念
臣之初心本不欲久留今此出來不專爲朝著之不
靖而已且臣疾病轉劇亟欲歸死溝壑如或復入死
於輦轂之下則不惟臣之貽笑四方亦恐爲　盛際
之一疵事故不敢承　命采增震灼死罪之至

禮曹判書南龍翼傳諭後書啓　壬戌十月

臣纔因承旨　宣諭蹙竭衷曲俾或徹　聽矣未及
啓達而自　上復遣重臣開牖迷惑不啻諄複顧此
賤臣何以堪茲臣之情勢已盡於承旨狀　啓中不

敢復爲瀆陳以煩　聖聽又竊伏念臣少淹城外者誠以不能遽遠城闕也茲伏見無前　恩數愈徃愈埤臣不敢復爲遲滯更誤　恩命茲敢仍向鄉里其得達與否則臣亦不敢期也第於近畿粗有棲息之地萬一危喘未絶得到此地則謹當冒陳一疏更竭腎腸之所懷焉

禮曹判書南龍翼再來傳諭後書啓　壬戌十月

臣伏見禮曹判書臣南龍翼所被　諭旨滿紙綸音皆非賤臣所敢承者而至於添一疾病之諭則臣尤不勝心隕而肝墜也臣之情勢若不至於萬不得已者則承奉此等　教諭豈敢終執其迷以孤　聖上

之至意自陷於不測之誅哉斷非臣子之所敢爲者而終不得不爾臣之情勢可謂屢矣臣之目前切迫者最以寒疾漸苦竊恐徑死於道路不及於歸骨之地以致其生其死俱失所宜而駭四方之耳目也以此決意渡江其終違　聖旨之罪則恭俟有司之勘定焉

禮曹判書南龍翼三來傳諭後書啓　壬戌十月

臣再蒙重臣傳諭　聖旨此豈如臣所當得者臣感泣惶隕無地自容盖臣上來之時元不爲久計今玆出來不專爲人言之來也竊自惟念螻蟻微臣本不足爲有無而前後　隆恩異數至於此極臣雖極冥

頑寧不知感以故行謀前却九思十度冒留近畿以俟違　命之誅矣若臣肝肺所存則當以短疏仰暴焉

汪書尹之翊傳諭後書啓　壬戌十月

臣不辭徑出冒昧陳章負犯深矣方俟有司之勘定矣茲蒙　聖慈愍憐遠遣史官賜以　批辭德音隆厚愈往愈加臣之惶隕曷其有極臣謹當再竭微情恭俟財處

記汪官韓洸傳諭後書啓　壬戌十月

臣再竭危衷冀蒙　矜察矣今承　聖批非惟不賜允許又以分義見責臣非不知此時奔問之爲義而

賤疾增劇孱喘垂盡萬無起動之勢違慢之罪到此益深不勝皇恐隕越之至臣謹當復冒萬死畢罄心腹以祈　聖明之哀憐而財察焉

待教崔錫恒傳論後書啓　壬戌十月

臣罄竭微悃苦辭呼籲至于再三而卑情隔閡未蒙俯察批諭愈溫終靳允俞臣勢窮意蹙無所容措臣更當攄盡心腹以冀　矜許而賤疾危殆殘殃垂盡終不能自力萬一症情少歇則謹當更冒萬死畢露危衷

孝肅李秀彥傳論後書啓　壬戌十一月

臣纔付微衷於傳　批史官之行矣未及　啓達而

承旨復至宣諭　聖旨臣之隕越惶怖何可涯極今日　國勢之艱虞天災之荐疊有耳者皆聞有目者皆見雖使搜訪道德才俊之士置諸左右納用其言猶懼其罔克於僥倖矣況如賤臣者乎情極惘惘無有寸長兼且宿負至重雖荷　聖慈矜恕拂拭而人言未已朝著不靖正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以故尋常跼高踏厚對人垂首況且衰疾侵凌半入鬼關如是而長在　召命之中非但臣心常自震灼使命絡繹沿路騷然甚非窮民之所願昨者之來蓋欲永辭　天顔仍呈癃瘁之形貌冀　許休致之情願而已實非老馬為駒不顧其後之意也誠不料無前

恩數愈往愈加而必　諭以追先帝報陛下之古語
臣於此每不勝抆血摧心也噫　先朝罔極之恩雖
粉骨糜身何足以報其萬一孤負悲慨今則已矣只
有謹守禮經不受嗤點不辱其當日所以　殊遇之
至意者或庶幾萬一於報效故苦辭悲懇冒死頻煩
至於三四而猶不蒙　澄察豈　聖明猶以臣爲筋
力可强而矯情飾讓徒取好題目自責而已耶如此
則臣之不見信於　君父甚矣以何面目復近　耿
光哉今茲下來承旨實臣素嘗游從之人如或相對
眴目敢爲誣辭則掉舌之際顏辟而額泚矣顧何忍
爲此哉今臣至願惟有獲遂所懇俾得休致優游脫

洒則雖或低徊近畿更無所嫌矣或可以時節慶賀之辰朝服入覲以伸犬馬之情亦是宋時舊例矣倘或終靳　矜許則是　聖明終以臣爲不誠於　君父者也只有退伏鄉里羞愧以死而已臣本欲更陳一疏以畢餘悃而旋以屢瀆　天聽爲懼矣適値承旨之至心情激切敢此煩聒罪實萬死

承旨李秀彦再來傳諭後書啓　壬戌十一月

臣哀籲愈切　俞音愈靳如此厭捱大傷義分臣晝夜憂遑頓失常性循是以往則必發狂病橫奔疾走塡仆溝壑而後已此豈　聖世使物得所之貌樣哉臣情實上孚更無其路始也冒作頭勢自謂終得

聖旨令焉勞攘數月漫無收殺內愧外慙無以對人以是歸意漸決頹如逝水將不可復回瞻望　軒墀但有犬馬之懷而已

承旨尹敬教傳諭後書啓　壬戌十一月

臣前後陳乞實出肝膈而終未上格復　遣近侍諭旨之勤懇惻怛又逾於前臣於此理窮辭竭心神抑塞更無呼籲之路只有走伏窮山以待鈇鉞之誅而已抑臣疾病危苦朝不慮夕古有預卜壽藏死而便埋者今臣所住之地卽臣埋骨之處況且國事危急未有甚於此時臣亦豈欲遽去京邑以爲自全之計哉以故出城之日不卽徑歸者蓋以此也粤自前月

十六日以後　恩旨絡繹使价陸續馹路騷然官厨蒼黃貽弊飢民無甚於此臣之決歸之意非得已也然臣豈敢昧然長往哉俟病少間更留一疏罄竭衰曲以俟　聖慈之財諒焉

承旨尹敬教再來傳諭後書啓　壬戌十一月

臣之哀籲又未蒙　許臣於此豈敢復爲煩瀆以重罪戾哉只有退伏溝壑以俟　譴罰之加而已

承旨趙持謙傳諭後書啓　壬戌十一月

臣不敢坐違　朝命冒抵江郊咫尺　天關違負　隆恩盖欲退伏溝壑祗俟　嚴誅不料　聖慈曲加恕宥復遣承宣　德音諄諄金石色變顧臣何人可

以堪承臣非不欲猥奉　隆旨而竭肝肺而區區所守只欲仰成　聖朝以禮使臣之盛美而已且伏念朝著夙夜之臣以臣之故遠遭譴罰臣已極不安而臺臣加等之論久而不已臣雖欲抗顏冒入人不有指點鼻笑者乎以故引首歸路終牾　恩命臣罪萬死

假注書金宇杭傳諭後書啓　壬戌十一月

臣違負　恩命至於此極罪實萬死傍人亦爲代惙而　聖慈洪量天包海涵反　賜溫諭諄複有加臣於此益不知措身之所臣非不欲承　命一進而竭餘悃而素來衰疾遇寒增劇無計就途臣之罪戾一

倍增重雖蒙　聖慈曲賜恩宥而廷議朝論豈終寬假臣心危悸徃而益甚以此症情轉苦死亡無日永負隆恩唯有涕泣而已

承旨魚震翼傳諭後書啓　壬戌十二月

臣十許日安意跧伏此實　聖慈矜憐之恩日夕戴祝意謂庶幾瞑目而死矣不料茲者復　遣近侍十行綸音反復丁寧其憂勤惻怛之意溢於辭表而至引追先帝之語臣奉讀未半涕下交頤也當斯之時臣之所抱如有一毫裨益之資則何忍退伏荒村以死爲期乎且念年迫八十羸瘠顛仆不成貌樣縱使臣抱羞冒入人必指之曰彼人也以彼老醜貪戀

恩榮逼側朝著云爾則臣當內愧外赧低首下心逡
巡却走之不暇將何以少效涓埃乎況今　聖教所
謂四維者豈非禮義廉耻乎目今　國勢如此者實
由此物先亡　殿下之以此爲歎者誠是至論而今
反使臣以身犯之臣之昏惑竊不能釋然於心也噫
臣之不忍遠去京邑只欲國亡與亡自獻　先王之
義而已臣之情事其亦悲矣臣之違　命之罪至此
而無以加焉萬一賤疾稍間則竊擬更進城外以俟
有司之論定而或蒙　聖慈矜恕則將復奉身歸死
溝壑矣煩瀆　聖聰至於如此臣罪萬死

元菴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尤菴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書啓

假注書金洪福傳諭後書啓 癸亥正月

伏承疏 批有酉陳所蘊從容去就之 教是臣獲遂所願之秋也臣謹當聳然而應躍然而趍而驅馳之餘舊病添劇不能自力祗俟少間冒詣 闕下以聽進退之 命然尚有餘懷謹當更竭微悃復瀆天聽焉

承旨李東溟傳諭後書啓 癸亥三月

臣之冒死呼籲出於萬不獲已而 聖明猶靳矜許至遣承宣 批諭懃懇臣之惶隕與病增加臣欲更

聲情悃而氣短神竭不能自力伏地兢惶但有感涕而已

承旨李彦綱傳諭後書啓 癸亥三月

垂死之中伏蒙 準許至願近侍傳諭感極涕零不知所言謹當上箋陳謝

承旨魚震翼傳諭後書啓 癸亥三月

臣之前後所被 隆恩皆非一毫所敢承當者而至於休致之請竟蒙 矜許此尤無前 異數臣慶幸之餘不覺喜極而悲淚下沾衣也今又 特下綸音遣承旨宣諭奉讀以還益切隕越之心也雖無職次不忍遽離京邑是臣從前仰塵於 聖聰者也今何

敢前後異心也惟是疾病沉綿朝夕難恃恐不得更侍　清閒犬馬之情以是於悒也

承旨徐文重傳諭後書啓　癸亥三月

衰朽賤臣日蒙　德音至於今日丁寧懇惻尤出尋常臣於此倍切震灼若無所容臣竊欲畢露肝肺以對　綸音而疾勢方極不能自力當俟少間實封以聞焉

吏曹判書李翻傳諭後書啓　癸亥三月

臣昨於承宣傳　諭當申悃愊而疾勢危篤有意莫遂矣今又遣天曹長官更　賜牖迷之德音臣於此不覺驚心褫魄而繼之以愧汗也如臣去留極知其

無所損益而顧今天變人心不勝寒心危亡之勢迫在朝暮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在臣之義只有國亡與亡而已雖已納官捨京邑將何之矣況臣疾勢如此雖欲渡江而歸何可得也臣之初心不特塵瀆於聖聰亦以言於友朋矣不料參議臣朴世采相信不及至以陳達於疏章聖人有言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宜乎　殿下不信臣言而有此前後　勤教也世采之意若將使臣爲約劑於　聖明者然此何道理先儒之言曰複言重諾非信也臣雖無狀不忍身犯此戒以負　優待之誤恩也

承旨李彦綱傳諭後書啓　癸亥三月

臣之疾病非以時月期其差歇而城市中膠擾喧聒
決非養病之地故欲借江上亭舍以爲從容調保之
計而不料 聖明以此爲長往之意而有此 教旨
勤勤懇懇至遣承旨 宣諭臣不勝皇恐之至大抵
臣蒙 恩致仕之後則便作無事閑身於山於水若
坰若郊隨意往來是乃納官人規模若其以此艱虞
之日遽去京邑非臣素志也仍竊伏記戊申之秋我
聖考自溫宮 命臣隨駕 許臣留寓東郊臣上疏
以爲麋鹿之姿老入脩門有所不堪仍請游衍而得
蒙 恩許臣與二三士友西至松京東至楊州而返
每念 聖人處物不枉其性若此當時臣若致仕如

今日則許臣優游當不止於松楊而已也今則症情如許江上之計亦且前却臣之情勢可謂蹙矣區區犬馬之心未能上徹屢勤　聖教尤切震灼不知所達

禮曹判書南龍翼傳諭後書啓　癸亥三月

臣之江上之計非有他也只欲就閑靜地跧伏調治萬一得尋生路而彰　聖上好生之德也昨於承宣之歸略陳此心矣不料今者復遣宗伯重臣　申諭丁寧臣深增惶悚不知所以爲對也第臣添傷於謝　恩之日病加一層江上之計亦不可遂而私言上徹再勤　聖教震灼危怖罔知所措

禮曹判書南龍翼再來傳諭後書啓 癸亥三月

臣纔承 諭旨餘悸尚存身不得安意貼席然庶冀微誠或蒙 天日之俯諒矣玆又宗伯之臣旋復來臨諭以 聖旨反復丁寧有加於前是必臣遺辭不明以至復勤 聖教臣之罪戾萬殞難贖惟是臣之疾勢已無自力之望雖推之使去猶不敢動着故江上之計已自停止矣況今 聖慈憂念老臣慮其致傷於江舍此實嬰兒保之之至意也臣雖頑甚寧不感泣且竊惟念國勢危急不忍遠去京國之意則臣之前後 啓達不止一二而猶未上孚屢 賜勤教至於如此臣之不見信於 君父甚矣皇恐愧悚不

知所達

假注書李廷謙傳諭後書啓 癸亥五月

微臣愚滯之見以爲今日事無大於此故屢瀆 天聽方俟斧鉞之誅矣不料玆者遠遣史官 俯賜優批臣益增兢惶無地自容也臣之行計雖聞都下怨謗尤爲沸騰亦不敢自爲便圖以孤 聖恩矣矧今 聖教之懇惻至此尤何敢一刻淹留只緣病妹之症沉綿危苦不忍相離欲待其略蘇生路即爲前進而遲速未期是用踧踖

吏曹判書李翻傳諭後書啓 癸亥五月

昨纔冒昧陳疏縮伏俟 批又聞兩司方將爭論而

事涉賤臣故尤不敢一言以露惶恐之意

假注書金德基傳諭後書啓 癸亥五月

臣昨承冢宰傳諭 聖旨惶恐隕越不敢爲曼辭以煩 聖聽而其懍然於心則愈往愈甚矣今玆疏批之敎愈益懇惻不翅提耳而面命臣雖頑甚無知豈不知感切擬略陳一二以暴衷曲矣今承俞信一廷尉問之 諭尤不勝驚懼之至寧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臣竊欲俟此一事出場之後當更以一疏上 聞而亦以屢瀆 聰明爲懼也微臣蹤跡之難安去去益深罔知攸措只自徊徨戰灼而已

假注書成瓘傳諭後書啓 癸亥閏六月

所有朱子疏劄劄疑承　命校進螢爝之微不足以補日月之光伏承　聖諭寵奬備至皇惑隕越罔知所措仍有招徠之　教采增震灼當俟賤疾差可謹將以一疏略陳悃愊

假汪書沈權傳諭後書啓　癸亥七月

臣待罪私次日夕惶隕伏蒙　批旨慰諭勤摯感激銘鏤無所容措第臣初意以爲臺臣疏語雖未　上徹然已爲大臣朝紳之所見或人亦因以陳疏而得蒙　下批則與上徹無異而臣之負犯終不可諱故敢上待罪之章矣今承　聖諭采增皇悚第未知其人渙然自悟其非而削之於原本耶若且有意於偷

合微臣則不但其人之志節難知微臣執權之罪益無所逃臣愈不知置身之所也且竊伏念時議所在則一部麟經無地可讀只合懷抱入山惟恐不深矧敢與世相接以蹙爲萬世開太平之聖訓乎伏乞聖慈任臣之枯死溝壑以安其分實　始終生成之大恩也臣瞻天望　聖不勝祈懇之至焉

假汪書金宇杭傳諭後書啓　癸亥七月

臣纔於史官沈權之歸有所附　啓矣未及　上徹而　聖旨復下諭以近日事臣驚惶隕越罔知攸措雖使他人遭此尚且傍觀而代怖況朴素維一欵實因賤臣妄議輾轉至此臣之負犯於是爲大臣竊欲

更陳危悃以竭自訟之端而疾病垂死不能自力伏地怔忡不知所云

假注書趙儀徵傳諭後書啓癸亥七月

臣祇承近侍傳諭　聖旨使臣修進朱子大全劄疑者臣於大全書非不費一生之精力而臣性識昏耄聞見孤陋不能窺闖其閫奥今玆劄疑一書始雖發端於臣而實與今領議政臣金壽恒兄弟及大司憲臣朴世采右尹臣尹拯諸人往復討論粗成編帙然僭越之罪臣實不免竊伏惟念大全書實關於帝王之學故　仁祖大王行幸公山也　召諸儒臣問以當講之書承旨臣朴知誠請講朱子書臣先師臣金

長生以爲此書進講誠好而　經筵四書猶未卒業請俟四書之訖而使筵臣進講焉臣伏念今日　筵席四書已訖而及於六經試於　召對或夜對擇其大全中尤切於　聖學者使筵臣侍讀則必見其全體大用默契　聖心而於政事云爲之間亦有所補益矣所有劄疑十餘册尚在草藁中謹當與鄉里士友更加修整繕寫投進以俟進退之　命矣臣伏讀　聖諭有講筵頻開從速就途之教臣承　命欣聳實欲匍匐趨詣仰贊　緝熙之萬一而第臣衰病已極之中比患氣瘧日夕寒縮孱喘無幾更無自力之望瞻望　宸極但自傷歎而已

假注書金玲傳諭後書啓 癸亥八月

臣聞 命悖恐不敢承當惟違慢是懼謹此抄録繕寫而精神昏耗八忘九遺無復倫脊故不敢直達聰明而姑送玉堂俾得更加添删若是則庶幾其寡過矣第臣愚意則實欲精約便於 乙覽蓋先儒論學每言務精不務多今此抄録雖甚簡略有能於此精察而實體之則以之修齊治平有餘而無不足矣臣不勝大願焉臣竊有私義大不安者惟月廩一事曾因道臣冒請反汗矣伏蒙更爲輸送之 命夫無事而食義所不敢故雖於在京之日頗有不受還納之時矣況今退處田里自食其力而反耗公穀實無所

謂伏乞　憐臣猶有廉隅之心亟使道臣追還　成命以安區區私分不勝幸甚臣極欲具疏冒請而深以瀆擾爲罪趑趄前却久矣今因史官往來並此附達蓋以陳疏不惟瀆擾而恐或復煩　賜批以勤恩諭故因便附達臣罪萬死臣罪萬死

假注書金坽再來傳諭後書啓癸亥八月

臣承命惶隕罔有涯極極欲更露微衷而非但屢瀆爲懼兼且疾病危惡無以自力伏地隕涕不知所達

承旨申懹傳諭後書啓癸亥十一月

臣疾病危篤深恐不幸於京裏以累神明扶相之氣故旣入　大寢瞻仰　天顏之後則不敢少留盖自

前月以來城裏之人凡有家間不祥之事不敢正以呼之有若祭前齋戒之時其意有在也臣若終不能與病爲敵則雖甚微眇其爲不祥或異於胎殰卵殈而非所以助揚祥和也亦不敢疾驅替承　聖候於道上以伸螻蟻之微忱實與在京之日無異矣茲於靜攝之中特下綸音承旨來宣竊恐劄辭未及　登徹故　聖意以臣爲無故還歸者而有此　勤諭臣誠惶隕感泣不知所言

承旨李綸傳諭後書啓　癸丑十一月

臣之情勢已盡於所留劄本及所付承旨申懷書啓中更不敢贅陳曼辭以煩　聖聰惟是再遣喉司

之臣所　諭絲綸寤惻丁寧實無異更奉　玉音感鬼泣神誠此之謂矣臣非木石豈欲終執其迷只緣疾病之狀如前所喻終不能仰承　明教罪當萬死然區區犬馬之恍有不能自昧虛徐其行日聆內局的信風雪雖饕歡喜生春　聖慈顧乃念臣癃老猥有所　諭奉讀涕零不知所言

假注書李寅錫傳諭後書啓　癸亥十二月

臣冒昧陳章乞收　恩賜揣分猥越方俟　嚴責不料　聖慈反下溫批近侍來宣臣益增惶隕無地自容矧惟　聖諭仍有招徠之意且因近侍伏竊聞　聖體尚在調攝之中而又有　嘗藥之憂遠外燔煎

何可勝任義當顚倒奔問以伸微誠而賤疾危苦塞實待盡更無筋力可以就道瞻望　宸極但切憂遑而已

假汪書沈樞傳諭後書啓　癸亥十二月

臣疾病危篤恐死　輦轂之下出伏先祖父墓所以爲死則便埋之地矣玆伏承　聖明委遣史官諭以入來之意臣當不敢俟屨以趨　明旨而只以賤疾如許未能起動幸而差可則趨詣　闕下更伸私懇焉臣未卽承　命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承旨宋光淵傳諭後書啓　甲子正月

臣竊有切迫私情然不敢形言矣不料喉司猥煩

天聰至遣承旨宣諭　聖旨臣不勝皇隕戰兢之至臣方具劄本終若登徹則庶幾微情獲蒙　財察矣

承旨李世白傳諭後書啓　甲子正月

臣之切迫私情已暴於　前席及劄本更不敢煩凟而此外切有大羞愧不敢安者謹當露章陳達焉

承旨李世白再來傳諭後書啓　甲子正月

臣於三昨祗受　聖旨於逆族臣之愚意以爲區區情形皇恐不敢盡達故　聖明有此勤教敢於再昨猥上一疏畢露衷曲矣未及上達而前來承旨踵來傳諭丁寧反復又加於前至擧　聖母庚申事以爲教而又教以　梓宮在殯仙寢未冷伊時　玉音耿

耿在耳臣奉讀未半不覺潸血交顧也噫當日之事臣猶記憶未有嫌碍無說可辭故臣黽勉祗承矣今則羞愧滿面汗流浹背誠如疏本所陳矣若是而冒留都下則廉耻都喪義理全乖矣朱子有言一夫之進退關風俗之盛衰今日去就之得失不但臣一身之所係而已也惟我 聖母睿性天成無微不燭庚申之留今日之退豈不 照臨而密察乎今使臣冒耻仍留靦然對人則 聖母在天之靈其肯曰予其有臣不辱予所以禮遇之意乎雖然今日國勢之岌業若此如使臣留在而或有萬一之裨補則人之笑侮固不暇恤而上既無益於國事下徒有犯乎 聖戒

則臣之自知已審以故臣終不敢承　命還入違慢之罪漸大財恕之路漸塞矣臣固自知萬殞難贖也伏乞　聖明哀矜舒究俾臣得免於近狼狽遠狼狽則實　天地父母生成之恩臣不勝區區祈懇之至

假注書李衡祥傳諭後書啓　甲子正月

臣才於承旨之歸聲竭心腹腎腸矣今玆史官復奉疏　批而至開諭懇惻無以有加臣奉讀隕越罔知攸措臣不敢復有陳說以瀆　聖聽只有蹐高踏厚席藁俟罪而已

承旨李世白三來傳諭後書啓　甲子正月

七日之內承旨三來所傳　聖旨益加懇惻　聖恩

愈隆臣罪愈大第臣昨於中路得聞同氣之子痘症危惡方在十分地頭臣星夜驅馳已到莽蒼之地今雖欲承　命還朝顧何忍抑心旋踵終不得竟訣乎臣心神錯莫雖有所懷不能附　啓伏地皇隕祇俟誅譴

假注書李宜昌傳諭後書啓　甲子正月

臣觸冒霜雪晨夜驅馳疾病大作委身路傍殆殆若將盡者然此時史言復至諭以　聖旨臣於此意窮理極益無所容措當此天災孔慘　國勢罔極之日傾覆之禍非朝伊夕臣雖無狀何敢恝視只緣元無寸長衰病此劇退填溝壑自是其宜矧惟聖人財處

羣物使之各得其所是乃位育之道臣常以此望於
聖明則今以垂死之日顚頓狼狽死於道路豈不有
累於善美之　聖化乎且臣雖欲舍　恩畏義冒死
扶策而思尽家鄉亦不得歸稅宛轉道側轉動須人
以此筋力萬無自强之理瞻望　宸極但自悲泣而
已

假注書南至熏傳諭後書啓　甲子四月

臣以月廩　恩命敢冒萬死瀆犯　天聽矣非惟未
蒙　聽許仍有招徠之　教臣誠皇隕不知所喻臣
衰病將死矣庶强垂絶之精力更竭未盡之情悃冀
荷　聖慈終賜矜察焉

假汪書李宇晉傳諭後書啓 甲子五月

小臣綿綿危喘復患時令昨者絕而幸甦此亦 天恩所洎臣僻在遠鄉全不聞月廩還收之 命主於再瀆 天聽復煩 聖諭益復惶悚無地自容今復以亟回還心爲 教臣於此何以爲心亦何以奉對哉亟欲以區區衷曲附奏於史官之歸而精神憒迷亦不能自力瞻望 楓宸涕泗橫流而已

假汪書任翊元傳諭後書啓 甲子五月

臣猥蒙 恩批史官下臨皇隕感激罔知攸措至於就道之 教惟玆倥傯憊垂盡之狀未由 上聞而然矣臣非不欲更暴微悃之 三二而神昏氣短終未能

焉瞻望　宸極但有悲涕而已

假注書元聖俞傳諭後書啓　甲子七月

臣粤自夏初大病嬰身萬無一幸矣猥蒙　天恩醫藥便蕃生氣扶接得有今日臣常感泣圖報無階不料茲者　聖上遇災恐懼不遑寢味遠　遣近侍求助於溝壑之臣噫雖靡　聖教臣固已仰惟　聖心之焦勞而事勢至此實不知所以爲　聖上計者且臣雖在盛年無所知識矧今就木之日耗聵昏塞朝記夕忘其何能仰補　睿思之萬一乎且不念　朝家事宜而惟以自悅於良爲事則臣實不忍爲也惟少讀朱子書略聞當日救時施設之策陳奏之說今

敬公誦以備　財擇焉其所謂早爲者預爲措置俾無未及之患也所謂得實者督察姦吏無使虛實相蒙也所謂勸分者開諭富民分其蓄積也所謂住催者勿催遣欠以待豐熟也所謂御札者皇帝親御翰墨告諭民間與有職者使之感動也所謂明其賞罰者能者賞之否者黜之也又曰朝廷蠲賦豪右倖免而貧者獨不蒙惠又曰只令勸諭富民無得抑勒以之恤貧安富此皆朱子所行所言者也至於論災之道則不過曰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深以側身悔過之意解謝高穹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副皇天仁愛之心則庶幾精誠感通轉禍爲福矣此實朱

子至誠格君之語也此外則臣更無所知惟在　聖
上與大臣至誠行之而已臣仍伏見　聖諭有招徠
老身之語臣嘗見宋時退老之臣以聲息不到朝廷
爲高然臣則不然矣今者豈不欲歸命　輦轂之下
以同其顛隮哉實以癃病甚劇命在朝夕雖欲黽勉
就道萬無其路遙望　宸極但有煬煎而已

汪書姜鋧傳諭後書啓 甲子八月

臣喘息尚延常自以爲亦一物恠昨者猥被　召旨
已極熏灼五內震蕩矣今茲一旬之內　洊下懃懇
之教若將以臣尚可以自力者然臣竊嘆　日月之
明猶有遺照也噫雖在平常時　君父之命不住攙

援則終不敢堅臥況今危急存亡之日將伯助予之意惻怛切至至於如此在臣區區之衷雖極知一毫無所裨益而亦何敢惟自便是圖哉實以癃疾之狀如昨所陳無計就道祗伏私次恭俟誅譴而已

承旨尹拳傳諭後書啓 甲子十一月

小臣不堪老舐之情忍死作行適値風雨霰雪大致感傷方在倥傯垂絕將不免爲羈鬼矣忽於此際近侍遠來傳諭 聖旨病裏情懷一倍惶感有淚如瀉陡覺疾勢增加噫如臣無狀何以得此於 聖明雖千糜萬粉曷有圖報之望哉臣旣涉近甸若有一分自力之勢則豈敢不匍匐扶曳少伸平日戀 闕之

心哉此去西原舊居只是二日之程歸死之心如渴求水而亦不敢生意況敢望冒入城　關以登　天陛乎祗伏旅次只自飲泣而已

承旨鄭勔再來傳諭後書啓　甲子十一月

臣之疾病危迫之狀略陳於前日承旨書　啓中矣不料醫藥之　恩便蕃而承旨再至所宣　聖旨有加於前其所謂泣鬼神而感天地者眞不虛語也且使臣徐俟病間而上來無有督迫之意其所以優假老臣者至矣盡矣以臣無狀而　聖眷如此雖極冥頑寧不知感第自揣量則臣積傷之餘危症遄攻穀氣久絕眞元耗竭似此交迫之勢寧有回蘇之望祗

伏旅次但切悲隕而已

假注書李宜昌傳諭後書啓 甲子十一月

臣之待罪之章實出誠心非是備例不料 聖慈猥賜寬宥且 下溫批遠遣近侍宣諭叮嚀奉讀悲咽誠不能自已也至於誠意未孚莫回遐心之 諭此蓋老臣無狀誠未上格之致一倍兢皇無地自容竊伏聞 聖候已收勿藥之效而餘症尚未盡祛兼且日月易得 聖母練日只屬再旬釋衰之期日促社飯之感益切臣之疾病若有一毫自力之勢則顧何忍低徊近畿終阻 天陛哉病情愈惡死期日近瞻望 宸嚴但自悲隕而已

檢閱沈權傳諭後書啓 甲子十二月

臣病伏路傍若將垂盡忽於此際近侍來傳 聖批叮嚀之意視前有加臣感隕兢惶措身無地臣已近新陵之下擬於明日忍死起發權與 陵官伸哀於巡衛之間仍復調治幸而一息未絕則謹當冒進得叅 起居之班而第臣憊劣如許臣亦不能自期也

檢閱宋疇錫傳諭後書啓 甲子十二月

臣昨於 榻前面承近畿之 命矣況臣竊仰 天顏大異昔時臣心憂慮自倍於遠外承聞之日亦獨何心遠去鄉里哉惟是賤疾日惡路傍無着身處臣有些少臧獲在水原地臣將匍匐就之以俟 聖候

復當然後歸墟溝壑矣第有一事臣以無用殘骸徒誤　眷遇日夕隕穫無地自容矣茲者戶曹郎官以命輸致食物臣於東畿猥辭　恩賜而不得　命今復有此古固有周急之事而復有免死而已之訓則今茲荐疊極涉濫汰兼且老耽寵利以招飢鳥之譏者古人深戒茲不敢冒受還納該曹古所謂不恭之罪臣實犯之不勝皇恐請死之至

檢閱宋疇錫再來傳諭後書啓　甲寅十二月

臣忍死就道顚頓扶曳跲伏路傍萬念俱灰而清渭終南不忍漸遙茲者近侍復來宣　旨丁寧懇惻愈往愈摯顧臣何人乃敢承膺惶隕震越措身無地噫

聖明憐臣衰癃既許以休致又使之偃息郊坰其所以
愍念老臣曲爲之地者可謂至矣臣非木石寧
不感動思有以少承
聖旨哉以故姑此低徊兼爲
頻承
聖候之地而第臣病勢日加亦難久留於旅
次倘有猝然不可知者而不能自抑其首丘之念則
終至於狂奔疾走將不克仰體
聖上勤懇之意矣
臣以是惶懼又添一病臣之情勢其亦戞矣至於食
物之
命申復至此臣不敢復煩
天聽然目今庚
癸稍可支吾若至朝夕不食不出門戶則謹當祗受
卒承
恩命矣

承旨韓構傳諭後書啓 甲子十二月

臣於日者不敢昧然就道敢留一疏猥陳情悃倘獲
登進庶蒙 矜察矣夫以臣之萬萬無狀而 聖明
猶不鄙夷者豈不以區區廉耻猶或粗識不至於全
然冒没耶今以皓首殘年崎嶇旅次招譏忍詬亦足
以貽辱 恩眷況今加之以四學之疏不避嫌疑證
成人言故賤臣之狷狹褊心不能一刻忍耐狂奔疾
走歸到鄉里而鄉里亦甚紛紛將不免懷抱書册輾
轉深入矣夫臣之自處未論其如何而負 面諭之
隆旨忘追申之至意竟至徑情而自遂罪宜罔赦萬
死何贖不料茲者承宣遽來傳諭 綸音責臣之已
往勉臣以圖新臣於國勢之危急若有一毫半絲之

裨益則雖轉鐵輪於頂上亦何所辭避哉惟是忘廉喪耻祇辱於世道而招拳惹踢積羞於身心此臣所以終不敢承　命者也以　殿下之神聖必垂澄察而矜憐矣惶恐俟罪之餘祇以自慰矣

檢閱宋疇錫傳諭後書啓　甲子十二月

臣於昨日承旨之行略陳悃愊矣茲又伏承疏　批則丁寧反復之意視前有加臣誠感激惶隕置身無所臣於昨日之　啓疾病危苦精神昏荒語無倫脊徒費曼辭然其所蘊則庶幾竭盡而無餘矣敢以何說再瀆　聰聽哉惟是以補不逮之　諭竊恐賤臣無狀猶未蒙　聖明之澄察也臣元無禦線之才可

補之蒙之缺雖在盛年一箇身心猶且奈何不下七顚八倒故臣於　孝廟朝對揚　聖教以爲臣之上來非敢自謂裨　聖猷之萬一只欲備河陽之晨炊而已況於今日筋骨亦耗坐臥轉側猶且須人則雖於夢寐之間寧有起動之望哉只緣一息未絕之故徒勤　聖意至於此極臣之罪戾到此尤大矣

汪書柳成運傳諭後書啓　乙丑七月

臣老病日侵添得暑症委頓摧頹殘喘垂盡伏蒙　聖慈遂遣近侍詢以弭災之策如臣愚暗雖在常時亦不知所以仰對況在今日精神茫然收拾不來雖欲綴緝前聞冒陳一二而其道無由抑臣偶記洪範

曰僭恒暘若先儒曰僭差也政不治則僭差也　殿下試自省躬如有一毫近似者極思反之之道幸甚臣又記程子常以爲人之於牛少而食其力老則屠之爲足以致凶云而自古旱乾多在於積寃之世牛之寃氣猶召殃咎況於人乎竊聞　殿下已行疏決之政伏願　殿下推此心益思閭巷小民猶必有抱寃而不得上聞者幸甚臣又記先儒之言和氣致祥乖氣致災夫氣類相應捷於影響竊聞今日朝紳專以搏擊遏塞自成仇敵此不可謂和氣則其所召致可知也伏願　殿下察此而財處焉幸甚此皆陳談死法臣固知不足以槩於　聖心而臣回顧其中曾

所記録只此而已如欲創爲新奇之說以驚衆聽則非惟心氣之所不逮亦非臣心之所敢安也至於秋凉上來之　教非但筋力萬萬難强雖或不死於道路亦徒爲鍾鳴夜行鳳蹲烏嗛之誚而已臣雖至愚此則知之熟矣伏竊惟念　殿下當此災孽罔極之日上畏下哀勞心焦思有吾請自當之心有寧丁我躬之願以至於遠詢蒭蕘苟有人心者誰敢不感激流涕思所以副　聖上至誠哉況致災之由不專在於君上故昔江乙飢死其母號哭曰三公殺我子今日大臣豈非上下所依賴者耶亦宜竭忠盡職以思共貞之道也臣心神慌惑語無倫脊惟　聖慈哀憐

財赦焉

史官柳成運傳諭後書啓 乙丑七月

小臣老病之狀已悉於前日史官書 啓中而祗俟慢 命之誅矣不料 聖慈復下溫諭史官跋來臣承 命悸恐措身無地臣之疾病憊敗摧殘萬無起動之勢雖有他餘曲折何敢仰煩 聰明乎縱使含恩畏威匍匐就道未及莽蒼而危喘遽絶則豈不爲明時之一棄事而使 四朝猥眷之隆見笑於遠邇乎微臣死生雖不足言而此豈不足恤乎況臣筋力何望於莽蒼之地雖門庭之間亦且難矣臣每以諸臣章疏說病太詳以塵 睿覽爲未安故今不敢一

二而大槩言之則屢月沉綿溷身臭惡子孫兄弟之外人莫能近設令臣萬一可以起發以此滓穢猶不敢觸犯於恒人況於　清都帝居而其敢涉入乎人皆掩鼻而避之掉臂而去之矣以此望絶承　命惟罪是俟非惟不能蓋亦不敢也臣每於違　命之餘輒自惶隕繼以凜慄寢食都廢每添一病伏乞　聖慈憐之愍之勿復檢舉俾此縷命安意就盡不勝幸甚

假注書金以壽傳諭後書啓　乙丑十月

今日洶洶實關國事固知　聖心厭惡至有儒疏勿捧之教而且念今日人言雖曰無嘉無損於既骨之

先賢故每不欲士子之推波助瀾曳薪救火也至於今日憲臣謂臣先師證成其父師罔極之誣則心神驚駭不覺其言之衝口而出矣第念憲臣之說　聖上既因諸生章疏而洞燭其不然則宜無事於更爲辨明矣臣以故累月以來浪默而已徐又自思以爲程其奸邪之說賈易朱光庭等抵死明辨則程子之不爲奸邪世主非不知之而朱子尚議范祖禹之不即分疎然則爲父師伸辨不可以人主之知不知而有所前却也明矣茲敢因其校進遺稿而略申訟冤之意其義則少伸然臣既犯　朝廷禁令其罪難赦而又有所妄作之失夫文忠公張維自　顯廟以來

處以尊屬而又以其賢德之故　兩朝之尊敬隆矣兼且臣師平日禮貌之重凡有所疑必與講質則今日在臣之義不敢有所論斥而惟其所著碎筆殊失於審思明辨以爲今人之所藉口此爲可惜故敢於疏中不得不以爲言臣於此又不勝悚縮也至於江都之說謀國者有所懾憚清議者有所嫌礙而臣以爲此義不明則國家無所恃以成維持之勢所係至大故亦不得已略言其立慤之實以竊附於朱子褒衛士義僧之意而其不顧機密不避嫌疑之罪則並不可辭矣至於不肖孫疇錫之說則雖有唐朝故事事體稍越增重見方席藁私次以俟誅譴之至

矣不料　聖慈一加寬宥反賜溫諭臣誠隕越繼之以涕泣也至於仍有招徠之　旨則臣尤不勝惶恐之至臣既有此諸般負犯而又老病沉痼朝夕待盡雖使有絲毫裨益固無望於冒承況萬萬無此乎伏思　憂恤之淵衷徒有燭煎之微悃而已

假汪書成僞傳諭後書啓　乙丑十二月

臣冒進待罪之章恭俟犯分之誅乃有近侍之臨褒蒙　溫批之賜兢惶隕越罔知攸措至於春暖上來之　諭尤不勝忸縮之至去就進退之義固非臣之所敢擬議而臣之疾病如許若至春暖則竊恐無此身矣瞻望　宸極但有涕零而已

假注書閔震炯傳諭後書啓　丙寅四月

臣衰病此極神識昏閉半入鬼門飾巾待盡者久矣至今綿延臣亦自怪不料玆者　聖慮遍溥念及贅廢之臣有此收召之　命又諭以講論羲經之意夫奥旨宏綱之編潔爭精微之教尤非臣之所敢與也第臣竊聞先師文元公臣金長生之言則以爲不知啓蒙而講周易如不持尺度而欲知長短夫易之一書朱夫子一生用功而如用九用六之義猶不能無待於歐陽脩之說而覺悟而因謂程傳義理雖置水不漏而於易則有所不知者多遂作啓蒙則啓蒙之書其可易言哉況如臣昏塞曠耗其於句讀亦難着

口況於其闇奧乎臣竊以爲　聖學高明日與筵臣從容探賾會之於心體之於身則必有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之功矣又何足借視聽於聾盲乎噫孔子論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臣竊以爲學易之道無大於此矣臣伏竊聞今日進言者皆以燕安逸豫爲戒萬一　聖明微有此漸則於此一言豈不益加警惕也臣既不能進膺　勤召之命故冒昧獻此其爲僭越甚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假注書閔震炯再來傳諭後書啓　丙寅四月

微臣犬馬之齒已滿八十頃者大臣猥以　上達矣加以疾病危篤氣息綿綴就木之期非朝卽夕玆者　聖明再遣史官　荐下徵召之旨臣之疾病不至如此之甚則雖不敢望其補益　聖學而亦當扶曳冒進得入　前席瞻望　天顏而退矣如此則不但螻蟻之情得以少伸癃瘁之狀亦蒙　臨照而置之俾得安意待盡於溝壑矣只緣衰病此極無望起動如或感激　恩眷忍死就道未及莽蒼而死於路側則豈但貽笑遠近抑爲　聖世不祥之一事此豈微臣之所宜而明時之所願聞哉是則欲謝　恩命之心反爲祥和之累矣臣屢辱　恩命坐速遄慢祗伏私

次恭俟誅譴而已

假注書宋相琦傳諭後書啓 丙寅四月

臣伏承史官所宣 聖諭以臣所有朱子大全劉疑一書可以刊布令臣上送者臣承 命惶隕罔知所喻蓋惟大全一書始自麗末東來儒臣鄭夢周首倡尊信所以爲教於世者不在四書六經之下矣 本朝先正臣文純公李滉最是我東純儒而專主此書一句一字不敢放過至於文成公臣李珥每曰吾生朱子後學問庶幾不差其修己爲政一以爲準則故臣先師文元公臣金長生承其統緒於珥臣少登其門無所知識而但見其沉潛反復必於此書自爲爲

教亦必於此書蓋嘗曰文純公所述記疑甚有功於朱門然而有所未安則必加參訂曰李文成之言則不如是矣臣略從諸生之後與聞其旨訣嘗竊以爲文純公記疑只有寫本後學艱於傳寫又傳寫之際未免訛舛又念臣之同門先進有如故文敬公臣金集文忠公臣張維叅判臣鄭弘溟同輩如文正公臣宋浚吉一隊人無有在世者臣若溘先朝露則其口授緒言恐遂堙沒而無傳則其平生辛勤功用盡歸煙沉響絕矣此實小臣之罪故僭不自揆遂取李滉記疑及見於其文集者爲主而以臣所聞於長生者以類相從逐條分註於大全蓋臣之所聞於長生者

即長生所聞於李珥者臣何敢以己意爲說深犯不韙之罪哉然而劉録之際恐失先師口授之旨故敢以質問於朋友間如今領議政臣金壽恒兄弟頗肯與之反覆而時以家庭所聞示之亦皆編入既又與年少儒生數輩校閱乙滅名以大全劉疑而仍不住參考矣不料大臣再次上聞稍變凡例而 聖明因有成命遂使進奏草本此雖非臣之臆說其所編摩實出臣手而未必不失前人本旨則其得罪斯文致誤後學何可量哉臣爲是之懼昨者敢以小劉略陳恐懼之意而不敢索言矣然 聖上之必欲表章此書者實出於明道右文之意臣竊仰 聖上德意之

甚盛而今又蒙　申命終不敢以淺陋爲辭故敢悉其前後曲折伏乞更　令儒臣議其可否而罷行焉臣老病昏耄舍去文字間事久矣其草本悉付諸年少輩俾正魚魯豕亥矣今敢指送史官于持平臣權尚夏處使之取進而胡亂點昧不堪仰備　乙覽倘蒙付諸文學之臣使得點勘訂正復與在鄉諸生往復之後別寫一本以取睿裁則豈勝幸甚又有一事臣嘗與叅判臣朴世采裒聚朱子文字遺漏於大全者若干條別爲小冊其書見在世采處　特使上進而更議於諸儒臣附見於大全別集之後則其於朱門文字無有遺憾矣

假汪書尹與績傳諭後書啓 丙寅五月

臣負犯不細以致物議冒上自列之章祗俟重譴之加伏蒙 聖慈反下溫批慰諭備至臣感激兢惶益不知置身之地至於請停刊書之 命此不干今事臣自料編書不易記言尤難雖使此書粗滿己意或違理致則所關非細矧今質諸朋友未能歸一者尚多乎古語云一字不明其害甚大不明之害尚且如此則況於有所錯誤乎此程子所以始解中庸而旋即火之者也況今此書雖主先正之說而尚未爲成書則遽爾刊行恐非愼重之道故前疏敢有陳乞非敢有他意也且如招徠之 命前後勤懇至於此極

臣自嘆衰病實狀無路　上徹而然也雖使臣筋力可勉八十之年强顏脩門已爲可愧況此癃疾醜穢之狀豈可汚衊　清時重爲盛世之羞哉瞻望　宸極但自悲嘆而已

汪書任翊元傳諭後書啓　丙寅十一月

臣衰病垂盡之際添得天行寒熱之症膈上危喘僅僅不絶忽於此時史官遠來宣傳　聖旨其所以招徠撫慰之意丁寧懇惻切非醜差疲癃之臣所敢承者臣竊欲略陳人臣懷利喪耻之至戒兼暴賤臣衰筋病骸之難强以冀　聖慈之垂察而臣之疾勢之危惡至於如此精神恍惚齒舌短澁苦言悲懇欲吐

未能惟祝　聖上益懋聖學益進聖德存心應物之際精察於天理人欲之辨以慰　宗社神民之望則臣雖夕死庶可瞑目矣

假注書崔重泰傳諭後書啓　丁卯正月

臣老病垂死精神慌茫今玆　聖諭之下雖欲仰陳衷曲之一二其道無由只增惶隕危怖而已當俟萬一蘇歇猥以疏章更申瘝厄之狀矣

假注書崔重泰再來傳諭後書啓　丁卯正月

臣之疾病日加一日視前日史官下來之時則又不翅倍矣今玆史官復來傳諭而　聖教尤極懇惻臣竊欲忍死陳情以暴垂盡實狀而氣急喘促不敢生

意萬一危喘得延則謹當依前所達以一疏備陳危迫之情而亦有所不敢幾矣轉側哀隕罔知所喻

書啓

臣身逢　慶辰迹阻追班敢以芹曝之微悵猥替嵩華之嘉祝而第惟草莽微賤冒瀆　聰明踰越甚矣譴責是俟乃蒙　寵奬過賜開納臣惶感之餘又竊欽仰　察邇之盛心也惟摧殘垂死之狀未蒙　神鑑之照燭每有招徠之　教臣於此竊不勝鬱塞焉臣雖筋骸强剛可任鞭策望九齒髮駭人耳目者不少況此磐珊勃窣萬無自力之望乎虛辱　寵命采增罪戾尤不勝屏營危怖之至

假汪書趙泰采傳諭後書啓 丁卯二月

衰病垂死之中所進之辭必無倫脊方此惶隕待罪矣不料 聖度寬容不加誅罰而反下 溫批史官遠來 俯賜宣傳臣之震灼罔措益甚於前矣至於贏骸殘喘朝夕垂絶之狀未蒙 日月之照臨復有此招徠之 命臣益增慚栗只俟慢 命之誅而已

尤菴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獻議

慈懿殿服制議 己亥五月

古今禮律既有異同帝王之制尤難輕議而諸大臣既以時王之制爲議臣不敢更容他說

羣臣服制議 己亥五月

臣子於君父既沒之後無復有自致其誠者不過盡其情文稱其哀物使無餘憾而已子朱子參酌古今損益禮令以爲千古不易之定制臣以爲可行無疑而且無所難也

大行大王陵號議 己亥六月

伏見領左相　啓辭欽宗陵號雖是永寧猶無所嫌若是永獻則尤無相干雖有人言似不可以此輕改已定之　陵號矣

魂殿朝夕問安議　己亥十月

家禮初喪有朝夕哭五禮儀亦有之但家禮則至小祥乃止五禮儀則不言其止於何時而但於卒哭條有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之文然據禮則此正指初喪哭無時之哭而言非指謂朝夕哭之哭則所謂朝夕哭雖以五禮儀言之亦未見其必止於葬後也然則雖非　行祭之日　小祥之前自當依　葬前行之如儀而但不立問安之名似宜蓋旣曰問安則

似當有唱喏萬福之節雖曰事亡如事存然禮既無文且有之死而致生之嫌臣之愚意當令禮官更考五禮儀俾盡情文似合事宜伏惟　上裁

魂殿移御時服色議　己亥十二月

移御時　殿下及百官陪往　魂輿則其服色恐當與自　山陵反虞時無異矣　大王大妃殿內持衰麻而外用玄色似甚無謂蓋五服之人喪次主素而他處主玄後世之末失也然常人壓屈處常多故程子以爲不禁冒哀守常至於人君則有不然者春秋之義人君不言蓋雖六色自與官內無異矣國中無非自己之地而以示臣者無外之意今　大王大妃

持　先王之服而未免有變改之地則恐違於春秋之義伏惟　上裁

大王大妃服制議　庚子三月

臣病伏垂死之中神識昏昧日用事物大忘小遺況今所議乃帝王宗統之重也禮意精微之極也當初妄議之說今被大臣臺臣操戈而入室則不可復容其喙也當初同議之臣將陳意見則其說即臣之說也加以在外之臣不敢輒論　朝廷典禮則只合噤口咋舌而第以既有妄論　大禮之失則不敢不更陳曲折以引誤事之罪也臣始聞該郎以　大王大妃殿服制改定事來議也臣以爲必有別樣可據禮

律可以勾斷前日所疑之說也及見原任大臣及臺臣之論則眞與魏徵獻昭陵事相類也當初獻議時臣固知有此儀禮疏說而於其疏說有不能十分無疑者故以爲與其輕用可疑之疏說斷定莫重之變禮無寧近從　大明之制猶爲寡過也今者許穆之疏引證雖多然其緊要只有二段其一長子死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而服斬也其二立庶子爲後不得爲三年妾子故也臣之所嘗疑而欲知者正在於此而許穆之所以爲明證者亦在於此此實愚臣解疑辨惑之時也幸孰大焉夫所謂長子死者未知其死於何等時耶謂已成人而死其父既爲之服斬三年

然後又立次嫡謂之長子而其次嫡死又爲之服斬三年耶如是則其於無二統不二斬之義何如也抑以爲死在幼稚之年而不舍不贈不立主其父不爲之服不成爲嫡然後立次嫡爲嗣而謂之長子此長子死則乃服三年耶若果如此則許穆之說恐未得爲定論也所謂立庶子爲後不得爲三年妾子故也云者此固疏說而妾子故三字是許穆自下之說非疏說也夫所謂庶子者固謂妾子也然自次嫡以下則雖人君母弟亦謂之庶子故疏曰庶子妾子之號嫡子第二者同名庶子也然則　孝宗大王不害爲仁祖大王之庶子也庶非賤稱也乃衆字之義也考

諸禮經此類甚多未知此疏所謂庶子者果爲獨指妾子而次嫡以下不與否乎疏家本意既不敢明知而又無他書之可爲證佐此臣之所以爲疑者也凡此二段者實臣所疑而未敢決者今許穆斷然不疑未知只據此疏而知其必然也耶抑有佐驗於他書也耶更詢於許穆則可知矣蓋帝王之家以社稷爲重故古固有捨長而立庶者此實聖人制義之大權然其制禮立法之意則未嘗不謹於倫序故文王傳國則捨伯邑考立武王而周公制禮則必拳拳於長庶之辨今之所論只是禮文則當考周公所制之意可也周公立經子夏傳之鄭玄註之而皆無次子爲

長子之說至賈公彥疏始有此說賈是名儒而又爲黃勉齋收入於通解之續則何敢不信然不經程朱勘破則未知其說果如許穆之所云乎如或不然則今者斷然行之恐或未安也且疏說既曰立次長亦爲三年而其下又曰庶子承重不爲三年此二說自相矛盾故許穆必以庶子爲妾子而次長則不與焉今必得次長不爲庶子之明文然後許穆之說乃可從也不然則以一時之見率爾斷定不亦重乎且又有一說焉賈疏只言第一子死而不言第一子無後而死則此恐是未成人而死者也此正緊要處而今許穆之說似不細考立文之本意而遽然立說然則

檀弓之免子游之衰果皆不足恤乎且以人情事勢推之長子雖成人而死而次長皆名長子而服斬則非但嫡統不嚴爲父者一身之上其斬不已多乎父至尊也女子出嫁猶不敢服斬其不二斬之義截然矣況父之於子乎而既斬第一子又斬第二子以下而無復限節耶蓋許穆徒知第二子承重者服朞不見於經而不知第一子成人而死而第二子承重者服斬亦不見於經也何可執一而廢一乎且以　世宗大王言之假如　聖壽無疆　文宗大王不幸先陟則　世宗大王當服斬而立一大君爲嫡一大君又不幸則又服斬而又立二大君如是以至於八大

君皆服斬三年則是並　文宗　世祖兩大王爲九
三年矣三九二十七雖士庶人亦不當如是況帝王
之尊而其正統至嚴者乎此則必不然也若曰帝王
當以卽位者爲統而　孝宗大王旣主　宗社不得
不爲之三年云爾則亦恐不然如此則何必次嫡雖
妾賸之所出者皆可三年也假如光海終於初年則
仁穆大妃亦當三年乎若曰　大王之喪雖緦麻婦
人亦必服斬以此知　大王大妃亦當三年云爾則
亦恐不然夫在臣子之位者固不敢以功緦之服服
大王矣今　孝宗大王於　大王大妃有君臣之義
大王大妃乃反以臣服君之服服　大王乎是皆可

疑之說也至於原任大臣所謂蓋謂父王爲庶子喪也非謂母后爲承統主社稷嫡子降從朞服也云者尤有所不可曉者今日所爭只是次嫡通爲庶子與否及既爲庶子則當服朞與否而已父王既以爲庶子而不服三年則雖已承統母后何敢獨服三年乎是不知禮所謂爲長子不問夫之在否之義也況大王大妃於昭顯之喪旣與 仁祖大王同爲長子之服則其義何可變於今日也大抵臣之議禮之失在於不能明知疏意果如何不得已而姑從 大明之制矣然 大明之制雖不知果合於古聖人與否而孔子曰今用之吾從周今日所定常竊妄謂不至

於大悖而已今許穆之說如此若因此講明歸於十分是當則豈但一時之幸而已哉昔文純公李滉誤定君臣服爲嫂叔之服及聞奇大升駁正之說瞿然而改其前見曰若非奇某幾不免爲千古罪人今日小臣之所望於許穆者亦如此耳大抵是非交互彼此牴牾處若無程朱大眼目大力量難可以一時意見遽斷諸家未決之疑正當以傳疑之法處之以俟後世而姑從其明白無疑者此正闕疑闕殆之道也此雖拙澁而不快活然猶勝於關中役文之弊也故臣不敢更有他說而因請前日膠固謬妄之罪而已

練服變改及許穆圖說辨破議 庚子四月

以小祥衰服或練或不練考之經文則兩皆言之考以疏說及張夫子黃氏之說則兩皆有據固難取捨於其間然黃氏喪服圖式最爲明備而此實承朱子命而修之者今從其說中衣練之用練布爲冠衰服則用稍細生布仍換葛絰則似合於古矣許穆圖說辨論之議各付原圖本條之下矣通上下大夫士之子承家主鬯與天子諸侯傳統受國無異此正緊要處此註疏如此分明而今之議者猶爲國家不同之說臣所不敢知也立庶子爲後是也今此所爭在此一段蓋以上下疏說觀之則父爲長子條旣曰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其下又曰第二長者同名爲庶子

其下又曰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此三說一人所記一時所說而同條共貫似不可主此而攻彼是彼而非此也正當反覆參考使其上下不相爲病可也臣請更以愚見條列焉所謂第二長者亦名爲長子而服斬云者恐指第一長子死於殤年或廢疾而其父不爲三年然後立第二子則亦名爲長子而三年者也若其第一長子當傳重而死而其父爲三年則雖立第二嫡承統亦謂之庶子而不得三年者也如此看則上下疏說似不逕庭矣所謂第二長者同名爲庶子云者蓋第二嫡子須別於妾子則謂之嫡欲別於長子則謂之庶固不害其隨事之稱也但此庶

子既曰妾子及次嫡之通稱則下所謂體而不正之庶子未見其獨爲庶子而次嫡不與之義也所謂體而不正庶子爲後云者蓋此庶子與上所謂庶子一串來歷若是獨爲庶子之稱而次嫡無與焉則賈氏於此必有轉說以辨之不當與上條衮爲一段以起後人之惑也此臣之所深懼者也謹按期服疏曰君之嫡夫人第二子以下及妾子皆名庶子朱子曰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正體謂祖之嫡也下正謂禰之嫡也雖正爲禰嫡而於祖猶爲庶故謂之爲庶也所謂正體在乎上者嫡子承父後者也所謂下正次嫡之嫡子也何以謂之正又謂之猶庶也

嫡故謂之正而次故猶謂庶也雖嫡而以次故至於其子猶稱之以庶況於其身不以庶稱之乎今以菑疏及朱子說觀之此所謂庶子爲後者必以爲獨指妾子而次嫡不與之者臣實未能深信也大槩未見端的證據而遽然立論或非疏家本意則非但於事或致失當者其於傳疑闕殆之義如何也故臣終不敢質言也惟在 聖明博詢而審擇之耳

寧陵改造議 庚子七月

臣疾病昏荒之中忽傳 先王陵寢儀物偏陋且多罅拆臣悼心震魂無以爲措且蒙 聖明詢及草莽益增惶恐如臣愚昧雖使親自奉審固不知如何而

得宜矧今只憑文書終歸懸度則莫嚴莫大之事何敢率爾奉對第臣愚意以爲當觀偏陷罅拆之大小輕重終不免改爲則追加杵築雖曰未安尚愈於補輯不能爲萬世安久之爲大未安也且念古禮天子之外皆用直下爲壙之制則雖文王之葬尚未免築土於棹上而程子以其先帝之陵用木骨鐵罩之制勢有必至之患故必欲祔葬后喪因以撤去鐵罩改用石槨夫撤鐵用石之際必有大動作大震驚之事而程子猶且云然況今事役只在地面則視程子說其輕重奚翅萬萬相懸哉今日之義恐當稍待　上食停止之後改作如初一以安固永久爲計似得之

所宜知也臣病思悲苦謹此哀鳴焉

祔廟時　親祭節目議　辛丑七月

臣暑症方苦兼患暴下委頓沉綿神思茫然今此下詢之事不敢仰答罪當萬死然竊嘗記朱夫子有有疾則量筋力而行之之訓且禮記禮器篇末有季氏子路得失之文今若考訂其書則所謂權禮之宜者似有所據矣

延平從祀議　癸卯四月

臣身病深痼況此越國公祀典實是斯文重事尤不敢有所容議而第惟此事已有朱夫子所定載在大全及語類等書據此則似不容他說而方在病伏中

不敢循例獻議略陳意見如此

非喜事議 戊申十月

臣病伏郊外昏不省事今因女讞以致再勤 聖教不勝惶恐之至臣意以爲旣曰其姑因渠致命則無論所犯輕重而渠亦或有自處之道矣春秋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致父之死則止自殺而聖人猶斷以弑逆之罪然春秋是聖人用法至精至微之權衡朱夫子猶以爲難知則今豈可人人而效之且許止之事先儒有疑左氏或失其實則其自殺未可信而有司亦不可引此而斷之只當斷以律文然其所犯其視不嘗藥則有間難以泛然不順之律處之恐當僅

得免死而已伏惟　上裁

聖廟損益議　戊申十月

今玆聖廟損益因革之議只從　皇朝典禮及先儒論定則庶幾寡過矣然如或曰當有陞黜之舉則元之許衡亦有先正之論而禮官終不舉論豈以時勢有所不可耶大槩微臣愚淺之見則以爲宋朝宗廟之制循俗不古者多矣朱子之意以爲姑以權宜稍變其甚戾者以期異時興復之後正千載之謬成一王之法則又善之大者也今日事亦在　聖上自度力量事勢之如何如曰事有緩急姑未暇於制作等事則今且權行倚閣以待後日可也如或不然則雖

此小小通變之事且從禮官之意以慰章甫之心亦或一道伏惟　聖上裁處焉

罷榜議　己酉正月

武科亦罷則武士之稱冤固可念也第聞自其初試之時賂成之說已不勝其藉藉而至於殿試而猶不止況講書自不之舉果如臺啓所論則誠不成科舉貌樣矣大抵有不當得而得之者則必有不當失而失之者矣得之者之冤雖可念而失之者之冤亦不可不察也且聞武士輩聞有罷榜之議號泣於試所云其志氣如是則定非臨亂不愛死之類矣雖捨之而無惜焉伏惟　上裁

王世子謁　廟議　己酉正月

此先後一款未有所據而惟家禮生子而見祠堂之儀主人拜訖立於香案東毋以子拜於兩階間此稍可據伏惟　上裁

權斗樞事議　己酉正月

謂之事異常規則可矣而遂謂之亂常則恐涉太過伏惟　上裁

聖廟從享名號位次考定議　己酉三月

臣以孤陋之見略加標識以備該曹之折衷去取而第臣嘗取朱子尚期異時之意以獻於啓聖廟收議之時今不敢更有所論矣伏惟　上裁

誌文追刻議　癸丑六月

舊件末端如有餘地則仍爲追刻似甚便約如或不然則別用小石亦恐無甚得失也

遷　陵時服制議　癸丑八月

嘗記庚午年遷　陵除服後臣師文元公金長生以不從儀禮及朱子說爲疑以書質于文忠公臣張維則文忠公答書以爲廷議不一以至於此然旣有子思之說則今日所行亦不爲無據矣以此觀之則儒先之論可見而文忠公其所左右之微意亦可知矣臣旣有所受之說則更無他議而又念今日啓　殯　宮以至下　玄宮只六七日之間則旋着旋除恐非

臣子致隆於　君父之道此在　聖上財處於盡善盡美之中者不必更拘於前例之如何也伏竊伏念己亥年　初喪日臣與故參贊臣宋浚吉獻議請循儀禮及朱子說以冠絰衰裳成服制而別制視事服以仕進爲當云則　聖上不以爲不可下其議於廷臣其時外議以爲古禮及朱子說當行於今日矣旋以廷議不一而竟循前例識者至今恨之今因　緬禮倘依禮文以細布熟麻制緦麻服以陪　廆衛及祭祀而別以素圈領烏紗帽烏角帶視事則似合於爲　君父致哀之義而亦爲因復古禮之漸矣大槩國家典禮必須情文相稱然後無憾於人心矣臣之

妄見恐不必允合於廷議而既有所懷故敢此冒達
伏惟 上裁

啓 撰宮議 癸丑十月

昨日啓 陵之時雖迫於情理冒昧入臨而蹤跡之
不安與前無異今何敢猥議莫重變禮乎然竊聞綾
豐君具仁堅有所聞 聖祖明訓云此似有據幸賜
詳問而參商焉臣極知僭踰而事係 聖考終事故
敢陳所聞不勝惶恐

恭靖大王尊號議 辛酉九月

小臣朝夕待盡神識昏耗尋常人事十失八九矧惟
國家典故尤所昧昧今者猥承 下詢益不知所以

仰對也抑有一二舊聞於故老者此則不敢不以
上聞以備財擇之萬一也蓋惟國家創業之初不幸
有奸臣鄭道傳之變　太祖大王因不堪漢上皇豐
沛之戀略移清蹕於北地而遂禪寶位於　恭靖大
王恭靖大王自以遠違定省之禮又有　太宗大王
以豐功盛德萬姓歸心也　卽位之初卽有讓德之
意而以　太宗大王謙退不承黽勉二十餘月而其
間恩澤匪頒之式供御尊臨之儀未有加乎　潛邸
之舊　太宗大王愍其如此遂仰承　明命遂其就
閑之志及乎　昇遐　太宗大王體平日　謙抑之
心不忍以尊崇之號强加　陟降之時夫　恭靖大

王允恭克讓之德知時識勢之明逈出千古　太宗大王上體其心不欲小違於存沒之間者亦豈非因心之發哉　世宗以下列聖亦以　太宗大王之心爲心不敢追舉縟儀然臣民之追慕　至德久而不已其在今日聿舉闕儀以慰中外之心豈非盛美之舉乎夫當日　太宗大王雖克體平日之心然及乎同陞　太廟而獨享徽號之時則必有不安者矣昔宋朝論僖祖太祖祫時東向之位而羣議有所異同則朱子以爲徒使兩廟威靈若相與爭校强弱疑於受擯彷徨躑躅令人傷痛不能自已況今尊號之或加或去奚但祫時虩恐脫東向之位而已此在今日所

當深思體念者也諸臣之議或以更無所施爲疑此則不然　永寧殿既有　祧主　陵寢寒食常有祝辭此豈非可施之處乎臣伏在山裏外聞凡百一切不管矣今以　宗廟事重又感　聖明詢莞之盛心冒死以聞不勝惶恐俟罪之至

文廟從祀時儀節議　辛酉十月

今茲宋朝三賢及　本朝兩賢臣從祀文廟時儀節其舊例可據者則只當依此行之而已其無可據者則事係義起義起之事朱子以爲盛德者行之云爾則尤非草莽賤臣所敢預議且伏見諸臣所議則皆是小小節目而其所異同無甚得失只在禮官隨宜

稟旨而自　上臨決施行則恐不至於不尊不信之疑矣伏惟　上裁

永昭殿練禫議辛酉十月

臣以妄論　邦禮曾被凶逆之名雖蒙　聖上至德以有今日然懲毖之心則如一日矣以故　仁敬聖妃昇遐之日累蒙以疑禮　下詢而臣終不敢仰對非惟於禮蒙昧蓋有所不敢也今以　永昭殿練事復有猥詢之　命臣之惶隕一倍增深罔知所措且竊惟念當初大臣請行十一月練十三月祥十五月禫之禮如此則今日事無所可疑而其說既不得行此朱子所以論變禮而曰本領未正百事拘碍者也

今雖强論而或中亦不過爲茅纏紙裹而不免手分
世界現化出來之歸則臣於是其罪益大矣又竊惟
念凡練祥禫之義主於生者之變除則今日之練誠
無所施矣若主於祀享亡者之意則今日廢闕誠爲
缺然且無愛禮存羊之意臣於此尤有所不敢知者
故終不敢妄有所論孤負　聖意之罪萬殞難贖不
勝惶恐隕越之至

永昭殿祥後上食及陵寢哭祭與否議　辛酉十月

臣自在家之日已有寒疾只以　永昭殿祥日已迫
力疾登道行到陰竹地症勢斗劇方此委頓之際史
官以　祭禮疑文下來詢問臣衰老精力元來昏短

況此呻痛怳惚之餘心神如在煙霧中其何能有所仰對惟依倣記得前聞既曰大祥則祥後上食似違禮意今玆　永昭殿仍行此禮未知如何而至於陵寢之祭則元非古禮尤無可據之文猶略記南軒張氏與朱子往復之書則雖三年之後有上墓哭之文矧玆三年之內哭而行祭揆以禮疑從厚之義或不至乖違矣臣病思錯亂言語無倫惶恐俟罪

何蕃等立祠議　癸亥正月

臣嘗聞儈徒誇耀之言則以爲內司下人頗修佛事臣固知其誣罔而第憂此言傳播頗有累於崇儒闢邪之道也第念粤自　先大王毀撤城裏兩刹以修

至於作文千祿之　教誠是今日之痼弊令玆一
教實爲頂門上一針諸生之聞此　聖教者有不惕
然而改圖者乎第念今此立祠一事誠是稀濶創始
之規正宜廣詢博議而處之伏惟　上裁

祈年議　癸亥正月

原任大臣劄辭中所引月令及左傳說皆是天子之
事然周禮有凡國祈年于田祖之文註祈年祈豐年
也然則雖非天子亦無不可今令禮官講其節目而
行之似宜伏惟　上裁

仁廟世室告廟議　癸亥二月

臣疾病沉綿精神昏昧其於彝常酬酢猶且做錯況

此　宗廟大禮尤不敢容議矣猥蒙　聖上復使詢問臣於此深增惶隕不敢更以疾爲解竊觀重臣疏本及大臣儒臣之議不約而僉同允合臣子布揚　聖明之義且符　聖上遹追來孝之道臣於此何敢更容他說伏惟　上裁

太廟位版改題議　癸亥五月

臣極有欺負　聖明之罪矣方此蟄伏以俟有司之勘斷矣不料　聖明曲賜財赦而復有下詢之事臣之惶感之私曷可勝喻然而　君父有問而恒威無言則負犯益大故敢復冒昧上陳伏乞　垂省焉臣竊以爲　太祖大王徽號既明尊周大一統之義而

書之寶冊則雖於　神位不爲改書而無甚得失也至於　太后二位神主則尤不可仍舊孔子論禰其祖之非而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推而極之於刑罰不中如非聖人則孰知名不正之害至於此極也朱子論宗廟變禮之未安者而至曰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其忠誠感慨之意千載之下亦可以想見矣今不敢指斥　宗廟之儀而敢以士庶人之家明之則雖蓬蓽之賤苟使以其母稱稱之於其妻則必黯然而不肯矣臣每思之至此不勝寒心故日者忘其賤而敢以上聞矣記昔　仁祖朝以　宣廟主題違式有改題之擧此見於當時玉堂劄子不

知當時違式者果如何而然想亦無如今事之未安者也如以爲改題之時事有未安者則又有一說焉禮有虞主改爲練主練主改爲祥主之文雖其意義各有所在然既有改造之文則今日事不無所據而行者矣臣意以爲仍舊之未安甚於改題而改題之未安則有可據而得宜之道也今臣已作閑退之身而敢論大禮於衆難之間極知罪大難贖而　清問之下不敢容默復此妄發伏乞　恕察焉

政府　進香停否及　嘉禮時幣段用於贈禮當否議　癸亥十二月

臣出伏郊畿疾病垂死今玆禮官承　命遠來詢以

疑文變節惶恐隕越罔知攸措臣竊念大臣之必欲
進香蓋出於臣子不能自已之至情然三年無改自
是聖人明訓況今 梓宮在殯仙寢未冷又與所謂
三年云者久近自別 聖母遺教 殿下必不忍有
違於此時憲臣之疏似出於此臣不敢有異議矣至
於 嘉禮時節段不可用於 葬時贈禮則禮有嫁
時裨衣不用於襲斂之文此可爲據然不得不新備
則自與 遺教之意有所異同告由 殯殿似不可
已矣臣精神昏短語不從意不勝皇隕之至伏惟
上裁

崇陵展謁及行祭當否議 甲子 八月

臣以疵賤老醜永爲田戶而昏塞之資兼以衰耗平日文字十忘八九家間凡百一切放倒況於　朝家疑義何敢與議其萬一哉只緣昨者　聖上愍念良生之捐瘠猥　賜下詢鄙鄙之誠溢於言表臣不勝感泣不敢終默而亦以荒落之故只以朱子說數欵仰對臣之垂死之狀舉此可知矣況今禮官所稟　陵疑文又是禮之變者則尤何敢容喙哉第念　特命下詢之意實出於　聖孝務欲自盡於情文俾無一毫之遺憾臣旣仰窺　聖意而終無一言則臣罪尤大故敢於諸大臣獻議中拈出其一二以補其餘裔焉臣竊聞禮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良而良哀

凡民尚然況於聖人之孝乎夫墟墓之間自恐有脫誤宗廟有間故雖去喪之久尚以凶禮處之以歷世帝王言之則漢儀謁陵素服舉哭宋開寶九年帝謁安陵號慟久之左右皆泣以先賢事言之則張南軒每上墓痛哭則今於　望拜之時領相臣金壽恒所謂以素冠白袍　兼行拜哭於　新舊陵云者似得情禮之當矣至於　行祭則隔壁之地只行於　新陵而闕然於　舊陵則挾以　聖孝誠有所缺然而其在新陵亦豈安於獨享哉且　親行於　新陵而攝行於　所尊亦所未安必須　親行然後庶恢於　聖心矣然禮有喪三年不祭之文則今日　舊陵之祭

似違於禮經然朱子嘗以爲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卒哭之後可以墨麻常祀於家廟可也夫後世亮陰之禮既廢則正朱子所謂與古人異而獨廢此一事者誠有所不安矣況於　陵寢之禮其嚴敬有異於宗廟則臣之愚意先恐行以白袍冠先　薦於舊陵以喪服　行之於　新陵如　殯殿之儀似不至大戾於禮意矣臣失前忘後語無倫脊罪當萬死只望　聖明更詢於大臣禮官而行之而已

大王大妃殿周甲慶禮議 甲子十一月

臣病伏旅次心神莽然今玆 國家典禮何能思量獻議哉然 明命下臨不敢引病而終辭請略陳其愚焉恭惟 聖上孝思無窮欲以 慈懿殿周甲之歲設行慶禮凡在瞻聆孰不欽仰化服哉但竊惟念語曰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今 聖上以上下神人之主而方在哀疚之中兼且 永慕魂殿密邇於咫尺之地以 慈懿殿慈愛之德推之豈安於享受慶禮哉恐亦略違於三從之義也 慈懿殿之心如此而 聖上迫於至情強行其所未安者則亦非順 心養志之道矣伏惟念兼設豐呈於 兩宮之議自昔

年已有之矣今日　獨享縟儀其在　慈懿殿必有所追思不忍之心而其在臣僚慶喜之心少而哀疚之情多也愚意以爲　聖上於是日誠不敢昧然經過則別有供獻以致喜慶之意而姑俟　永慕殿祔廟之後涓日追行兼示以久視祈禱之義則　周甲踰年逾久而逾可慶喜也臣將死昏茫語無倫脊罪當萬死伏惟　上裁

經筵進講次第議乙丑四月

臣老病垂死神識昏瞀凡於日用閑漫等事猶且茫然罔覺況此　經筵進講次第何敢與議於其間哉第以朱子所定次第見於近思録者觀之則書經之

後繼以周易者不翅分明後學似不敢有異議也春秋雖是聖人所作然傳者多失聖人本旨其中胡傳最爲稱善然朱子猶病其穿鑿又以爲不曉事情爾終乃舉郢書燕說范明友家中奴事以譏傳者之妄說恐不可遽以是進講也大學衍義緊是史學以史學係於經書都畢之後此則或恐以爲暇日兼講之書無妨矣臣無所知識只據朱子說爲言惟在 聖上範圍取舍之如何耳

永昭殿用樂議 乙丑六月

臣老病垂死神識昏茫況此 宗祀典禮尤不敢容易論列以犯汰哉之誚惟是 嚴命猥及於草莽賤

臣不敢終孤以重違慢之罪略以諫聞仰對以備
財擇焉夫享祀樂歌莫備於詩經雅頌而雅頌並無
爲后妃立樂之文惟雖頌有文母之文而亦以統於
烈考則非爲文母而作也周禮有奏夷則歌小呂舞
大濩以享先妣之文則鄭玄以爲先妣姜嫄也后稷
爲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
然自程門以至朱門皆以鄭說爲非然則爲后妃立
樂終無所據而周禮所謂以享先妣者終無所考不
敢强爲之說至於大臣所引甕后長孫后諸事皆出
於季世師心所創恐不可援以爲據大抵宗廟之樂
歌皆所謂美盛德之形容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

也似不宜於后妃盖易所謂坤道無成者其理然也愚昧之見如此不敢更有他說臣仍竊記昔　孝廟朝筵臣宋浚吉力陳　太廟所奏之差舛請亟改正　孝廟俯詢於賤臣臣仰對以爲宋朝廟制非禮而朱子請俟興復之後一正千載之謬今　聖志方有所在恐不暇於此矣　孝廟遂從臣言以致　宗廟重典至今遷就臣每一思之不勝皇恐並此仰達伏惟　上裁乞留中

忠義代數定限議　丙寅六月

臣元來愚陋無狀不比恒人今又老病昏荒喪心失性久矣日者自　上取索大全劄疑也不知以死力

辭而因抵罪戾竟至自効奉使之臣復以自罷其耗
匱悖謬神迷魄脫可知矣今於法制通變衆論同異
之際其何敢强其垂盡之氣力以論莫大之憲章乎
惟是　聖明不諒臣老病之如是　特遣近侍猥有
詢問臣之隕越皇惑何可勝任竊伏念　聖意之繾
綣至此終有所不敢孤負敢冒萬死略獻其愚焉昔
周公作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
不顯亦世蓋謂文王孫子雖支庶而亦百世爲諸侯
至其臣子則必須世世修德與周匹休也其曰百世
其曰亦世云者其尊卑賓主之等威有所截然者矣
今者　列聖之後裔蒙其庥蔭則有所限節而功臣

支屬反及於無窮豈不幷且慎乎臣之愚意若或論議矛盾終不得釐正於功臣則毋寧依倣周詩於列聖支派除去限節之制無使久爲尊卑顚倒之歸也臣以朝夕就盡之身感激 聖恩妄有所論亦見喪失心性之一端不勝皇恐待罪之至

廟享裁省議 丙寅十二月

臣老病垂死比添寒疾人事瞑迷今玆 下詢 廟薦之議不能仰對死罪死罪況大臣所陳是古聖之制尤何敢以俗見賤論贅焉乎且念朱子嘗以爲節祀旣已據經廢之而生者隨俗自如則非事亡如事存之意今 廟薦之儀據經減省而生人凡百無所

節縮則與議者終未免假經作僞之罪故尤不敢容喙而只俟孤　恩慢命之誅而已

長陵遷改議　丁卯九月

今日　長陵之議不使該官　下問而特遣近侍以來臣之惶隕之心一倍周措相臣以書來問此事臣自以爲曩時議臣之罪者以猥及朝論爲一大何臣今當深避此言而旋思程子之言曰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朱子嘗讀程子彼安此安之說而惻然感動又以山陵議狀告於其君曰鄉隣親厚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而吾乃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爲不忠不信況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

哉遂極言竭論而又於臨葬有雨勢則又惻然憂歎曰殯宮之濶四丈自成池塘蓋於君父山陵其忠眷之深切如此今臣猥蒙當事大臣詢問則何敢以嫌碍而終無一言哉然臣無所知識而只見朱子議狀矣其言曰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安則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今日苟明知其不吉則誰敢於遷改之議有所疑貳哉然如之甚難朱子亦有興土功於祖塋之側以致驚動亦能挺災之語夫驚動於其側而亦能挺災則況於遷改之際其驚動爲如何

哉然則其不可輕議也審矣臣敢舉二端以復於相臣而旋思朱子嘗以輕議山陵上章自劾則今臣所犯又不勘小矣方用危惕俟譴矣今又　清問下及臣之所見既盡於相臣而相臣既以達於　天聽臣更無可進之言矣今又伏記己丑　大喪故相臣趙翼上疏力請遷改此　陵而相臣李景奭力主勿遷之論則　孝宗大王竟從景奭之言今二臣之疏當在其子孫乞使大臣並取而參考則可知其孰爲得失矣臣又記己亥　因山之議久而未決故參判臣俞棨今判府事臣李尚眞不勝悶迫不爲　啓達而擅自出去遍求於近遠歸而待罪則　顯宗大王嘉

其忠欵今日尚眞豈不盡心於此乎抑臣聞先儒之訓曰不以安親爲心而專以利後爲意此言深可戒也凡事必有天理人欲之分今曰　殿下克當內審二者之幾而決焉使其粹然出於天理之正則可以克享天心矣然今日臣子之至情豈不兼在於利後哉伏願　聖明並察焉妄議至此其罪尤大益不勝惶恐之至